

靖康缙素杂记 宋 黄朝英

提要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七

卷八

卷九

卷十

补辑

提要

《靖康缙素杂记》十卷，宋黄朝英撰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曰：朝英，建州人，绍圣后举子。又曰：所记凡二百事，今本卷数与公武所记同，而只有九十事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辨其“误引麦秋”一条，此本无之。考王楙《野客丛书》亦具载“麦秋”之说，称《缙素杂记》，知非大昌误引。又《野客丛书》载其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，误以拆露盘为青龙九年一条，麻胡仅得二事一条，袁文《瓮牖闲评》载其辨谷阳一条，辨芦菔一条，此本亦无之，盖明人妄有删削，已非完书矣。袁文、王楙于此书颇有驳正，然考证之学，大抵后密于前，不足为病。晁公武讥其为王安石之学，又讥其解诗芍药握椒为鄙褻，刘敞《七经小传》亦摭此条为谐笑，虽不出姓字，殆亦指朝英。观其书，颇引《新经义》及《字说》，而尊王安石为舒王，解诗绿竹一条，于安石之说尤委曲回护，诚为王氏之学者。然所说自芍药握椒一条外，大抵多引据详明，皆有资考证，固非漫无根柢，徒为臆断之谈。敞本与安石异趣，公武又以元祐党家，世与新学相攻击，故特摭其最谬一条，以相排抑耳。

卷一

黄阁

天子曰黄闼，三公曰黄阁，给事舍人曰黄扉，太守曰黄堂。凡天子禁门曰

黄闼，以中人主之，故号曰黄门令，秦、汉有给事黄门之职是也。天子之与三公礼秩相亚，故黄其阁以示谦。《汉旧仪》云：“丞相听事门曰黄阁。”又《王莹传》云“既为公，须开黄阁”，张敬儿谓其妻嫂曰“我拜后府开黄阁”是也。黄门郎，给事于黄闼之内，入侍禁中。后汉献帝初，置侍中、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，唐郭承嘏尝为给事中矣，文宗谓宰臣曰“承嘏久在黄扉”是也。黄堂者，太守听事之堂也，亦谓之雌堂。杜诗为南阳太守，请郭丹为功曹，敕以丹事编署黄堂，以为后法是也。或以大拜为身到黄扉，余所未谕。故杜少陵《与严阁老》诗云：“扈圣登黄阁，明公独妙年。”宋子京《与王相公》云：“薰琴顺署，雌阁偃藩。”又《和公序再入玉堂》云：“七年辞玉署，再入佐黄扉。”《与徐舍人》云：“果纡绣宸之知，趣上黄扉之试。”又《初到郡斋》云：“姑俟天藏疾，雌堂日燕居。”又《谢寄公醪》云：“老依滴曲作蕃饮，饮，当作牧。一注。月例黄堂给宴醪。”又《重修诸亭记》云：“太守牙居，惟有黄堂便坐。”则三公为黄阁，给事舍人为黄扉，太守为黄堂明矣。

蚩尾

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“蚩者，海兽也。汉武帝作柏梁殿，有上疏者云：‘蚩尾，水之精，能辟火灾，可置之堂殿。’今人多作鸱字。颜之推亦作此鸱。刘孝孙《事始》作此蚩，蚩尾既是水兽，作蚩尤字是也。蚩尤铜头铁额，牛角牛耳，兽之形也。作鸱鸢字，恐无意义。”古老传云：“蚩耸尾出于头上，遂谓之蚩尾。”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《东宫旧事》呼鸱尾为祠尾，盖张敞不甚稽古，随宜记注，逐乡俗讹谬，取吴呼蚩为祠，遂为祠尾。”又俗间呼为鸱吻，见其吻如鸱鸢，遂以此呼之，自后蚩字因有作此者。余案《倦游杂录》云：“汉以宫殿多灾，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，宜为其象，冠于屋以禳之。今亦有自唐以来寺观旧殿宇，尚有为飞鱼形尾上指者，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，状亦不类鱼尾。又案《陈书》：“旧制，三公黄阁厅事置鸱尾，后主时萧摩诃以功授侍中，诏摩诃开阁，门施行马，厅事寝堂并置鸱尾。”又《北史·宇文恺传》云：“自晋已前，未有鸱尾。”用鸱字。宋子京诗云：“久叨鸱尾三重阁。”兼撰《新唐书》，皆用鸱字。又《江南野录》云：“初，台殿阁各有鸱吻，自乾德之后，天王使至则去之，使还复用。至是遂除。”此又用鸱吻，竟未详其旨。

木稼

舒王作《韩魏公挽诗》云：“木稼尝闻达官怕。”盖用《旧唐书》：宁王卧疾，引谚语曰：“‘木稼，达官怕’，必大臣当之，吾其死矣。”此用故事诚工也。然木稼之说，齐世知其为木冰，而不解其义。余尝读班史《五行志》，而得其说，盖自：“《春秋》成公十六年，‘雨木冰’。刘歆以为上阳施不

下通，下阴施不上达，故雨；而木为之冰，雾气寒，木不曲直也。刘向以为冰者，阴之盛而水滞者也；木者，少阳，贵臣卿大夫之象也。此人将有害，则阴气胁木，木先寒，故得雨而冰也。是时叔孙侨如出奔，公子偃诛死。一曰：时晋执季孙行父，又执公，此执辱之异。或曰：今之长老名木冰为‘木介’，介者，甲；甲，兵象也。是岁晋有鄢陵之战，楚王伤目而败。属常雨也。”由是知“木稼”当为“木介”明矣。盖唐之谚语讹也。案《唐书·五行志》直书曰“雨木冰”，乃引刘向之言为证。又云：“亦谓之树介，介，兵象也。”是真得《春秋》书灾异之意矣。又《公羊传》云：“雨木冰者何？雨而木冰也。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何休云：“木者少阳，幼君大臣之象；冰者凝阴，兵之类也。冰胁木者，君臣将执于兵之徵也。”然何氏此说，盖亦自于歆、向云。

夕郎

《职林》曰：“初，秦汉别有给事、黄门之职，后汉并为一官，故有给事黄门侍郎。”余案《汉旧仪》曰：“黄门郎属黄门令，每日暮，入对青琐门拜，名曰夕郎，亦谓之夕拜。”案《刘公嘉话》云：“崔造以夕郎拜相。”又《南唐近事》云：“相第有呼卢之会，夕拜预焉。”盖谓唐镐时为给事中也。青琐门在南宫。卫瓘注《吴都赋》曰：“青琐，户边青镂也。一曰天子门，内有眉格，再重里青画曰琐。”案柳子厚云：“夕之名，则朝拜之偶也。古者旦见曰朝，暮见曰夕。”《诗》曰：“邦君诸侯，莫肯朝夕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百官承事，朝而不夕。”《记》曰：“暮不废夕。”又曰：“日入而夕。”晋侯将杀竖襄，叔向夕。楚子之留乾溪，右尹子革夕。齐之乱，子我夕。赵文子砮其椽，张老夕。智襄子为室美，士茁夕。皆暮见也。汉仪，夕则两郎向琐闼拜，谓之夕郎，亦出此名也。又应劭注《汉书》云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，朝日以朝，夕月以夕。”又《汉仪》注：“郊泰畤，皇帝平旦出竹宫，东向揖日，其夕，西南向揖月。”颜氏云：“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，此常礼也。郊泰畤而揖日月，此又别仪。”《摭言》云：“罗隐开平中累徵夕郎不起，罗衮以诗赠之云：‘向夕便思青琐拜，近年寻伴赤松游。’”

孤负

世之学者，多以罪辜之辜为孤负之字，殊乖礼意。盖公正众所附，私反而孤焉。众所附，则有相向之意，故不孤；私反而孤，则有相背之意，非向之也。孤负云者，言其背负而已。故李陵《与苏武书》云：“陵虽孤恩，汉亦负德。”又云：“孤负陵心，区区之意。”马严上书云：“臣叔父援孤恩不报。”张俊上书云：“臣孤恩负义。”黄香上疏云：“孤忝圣恩。”谢庄《月赋》云：“孤奉明恩。”宋繇云：“孤负圣明。”谢晦云：“孤背天日。”桓荣祖云：“孤负恩奖。”江革云：“孤负朝廷。”《北史·后妃上》云：“孤负遗

旨。”《隋宗室诸王传》云：“孤负付属。”李白云：“孤负夙愿。”未尝用辜字。今世先达士大夫，亦未尝错用，如宋子京《与李太傅》云：“徒轸深仁，有孤高谊。”又云：“敢忘自修，以孤大赐。”舒王云：“安能孤此意，颠倒就衰飒。”又云：“予岂敢孤其意，以受不腆之辞。”鲁直云：“误蒙器使，孤奉国恩。”则孤负之孤，宜用孤字明矣。

耶歛

《前书》云：“赵将李左车，设伏兵之计以御韩信，而赵王不用，遂为市中人耶歛之。”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“耶歛者，举手相弄之貌，即今俗谓之冶由也。耶歛之，盖音韵讹舛耳。”又《后汉·王霸传》：“王郎起兵，光武在蓟，令霸至市中募人，将以击郎，市人皆大笑，举手邪揄之。”注引《说文》曰：“‘歛歛，手相笑也’，歛，音弋支反，歛音踰，又音由。此云邪揄，语轻重不同。”又《世说》载襄阳罗友，少好学，性嗜酒，当其所遇，则不择士庶。桓宣武虽以才学遇之，然以其诞率非宏远才，许而不用。郡人有得郡者，温为席送别，友亦被命，至尤迟晚。温问之，答曰：“旦出门，于中路逢一鬼，大揄揄云：‘我只见汝送人作郡，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？’遂惭恹却回，不觉淹缓之罪。”桓虽知其滑稽，心颇愧焉。后以为襄阳太守。故宋景文公诗云：“数领郡章君莫笑，犹胜长被鬼揄揄。”

涂诏

《旧唐书·李藩传》曰：“王锷以钱数十万赂贵权幸，求兼宰相。权德舆在中书，有密旨曰：‘王锷可兼宰相，宜即拟来。’藩遂以笔涂‘兼宰相’字，却奏上云：‘不可。’德舆失色曰：‘纵不可，宜别作奏，岂可笔涂诏邪？’曰：‘势迫矣，出今日，便不可止。日又暮，何暇别作奏。’事果寝。”又案崔铉《会要》曰：此乃不谙故事者之妄传，史官之谬记耳。既称奉密旨宣拟状中陈论，固不假以笔涂诏矣。凡欲降白麻，若商量于中书门下，皆前一日进文书，然后付翰林草麻制。又称藩曰“势迫矣，出今日，便不可止”，尤为疏阔。盖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，欲委曲成其美，岂所谓直笔哉！《旧唐书·权德舆传》曰：“初锷来朝，贵幸多举锷者，上将加平章事，李藩坚执以为不可，德舆继奏云云。乃止。”今从之。

貌侵

《史记·武安侯列传》云：“武安者貌侵。”韦昭注云：“侵音寢，短小也。又云丑恶也。”又《》本传云：“蚡为人貌侵。”服虔注云：“侵，短小也。”韦昭则以侵为寢，服虔止读如本字，皆有短小之义。而颜师古并无注释。余谓当以侵为正。案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今人谓丑为貌寢，误也。《魏志》曰：刘表以王粲貌侵而体弱通悦，不甚重也。一云貌寢而体弱。注云：侵，貌

不足也。”又云：貌寝，谓貌负其实也。通悦者，简易也。悦，他活切，《玉篇》云：“轻也。”《晋书》载左思貌寝口讷，而词藻壮丽。《唐书》载欧阳询貌寝悦，敬羽貌寝甚。又《南史》中载某人貌上五字原缺，据他本补。一注。寝小。《北史·邢逊传》云：“祖效貌寝，有风尚。”《倦游录》载终慎上六字原缺，据他本补。一注。思风貌寝陋。皆以侵为寝，盖循袭之误也，侵固不当上五字原缺，据他本补。一注。作寝。

吹台

《西清诗话》云：“《唐书·杜甫传》云：甫与李白、高适同登吹台，慨然莫测也。质之少陵《昔游诗》：‘昔者与高李，同登单父台。’则知非吹台。三人皆词宗，果登吹台，岂无雄词杰唱著后世邪？”余谓此论太疏。案杜子美《遣怀》诗云：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视平芜。”注云：“两公，高适、李白也。吹台，梁王歌台也，今谓之繁台。”独不见此何邪？又《名贤诗话》云：“国初王仁裕，暮春与门生五六人登繁台，饮酒题诗，抵夜方散。诗云：‘柳阴如雾絮成堆，又引门生上吹台。淑景即随风雨去，芳尊宜命管弦来。漫夸鼎食鸣钟贵，宁免朝乌夜兔催。烂醉也须诗一首，不能空放马头回。’”即知繁台乃吹台也。

豹直

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“新官并宿本署曰爆直，僉作爆迸之字。余尝膺闷，莫究其端。近见惠郎中实云：‘舍当作合。一注。作武当作虎。一注。豹字。言豹性洁，善服气，虽雪雨霜雾，伏而不出，虑污其身。’案《列女传》云：‘南山有文豹，雾雨七日不下食者，欲以泽其毛衣，而成其文章。’《南华》亦云：‘豹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，静也。’则并宿公署，雅是豹伏之义，宜作豹直，固不疑也。”余观宋景文公有《和庞相公闻余爆直见寄》诗一篇，乃用爆字。又《职林》云：“凡当直之法，自给舍丞郎入者，三直无爆；自起居郎官入者，五直一爆；御史补阙入者，七直两爆；其余杂入者，十直三爆。”亦用爆字。案《玉篇》云：“爆，连直也。”字当作爆，非虎豹之豹。

卷二

阴康

《汉书》载相如《游猎赋》云：“奏陶唐氏之舞，听葛天氏之歌。”注云：“陶唐当为阴康，传写之误耳。”案《古今人表》有葛天氏、阴康氏。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昔阴康氏之时，民气郁遏，筋骨不达，故作为舞以宣导之。”高诱亦误解为陶唐，尧有天下之号也。案《吕氏》说阴康之后，方一一历言

黄帝、颛顼、帝喾乃及尧、舜作乐之序，皆有次第，岂再陈尧而错乱其序乎？盖诱不观《古今人表》，妄改易《吕氏》本文耳。余案书传之讹，非特此也，如“却非”讹而为“御北”，“皮传”讹而为“颇传”，“华表”讹而为“和东”者，其类甚多。

伎养

应劭《风俗通》，尝论《太史公记》高渐离变名易姓，为人庸保，匿作于宋子。久之，作苦，闻其家堂上有客击筑，伎养，不能无出言。案伎养者，谓怀其伎而腹痒也。是以潘岳《射雉赋》亦云：“从心烦而伎养。”李善云：“有伎艺欲逞曰伎养。”今《史记》并作“彷徨不能去，每出言曰：‘彼有善有不善。’”或作“徘徊不能无出言”，是为俗传写误也。故景文公诗云“技痒新禽百种啼”，盖用此义。

郑重

《汉·王莽传》称：“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。”注云：“郑重，犹言频频也。”《颜氏家训》亦云：“吾亦不能郑重，聊举近世切要，以启寤汝耳。”此真得《汉书》之意。近沈存中《笔谈》言石曼卿事云：“他日试使人通郑重，则闭门不纳，亦无应门者。”即以郑重为殷勤，不知何所据而言然？不尔，曾谓使人通频频可乎？《魏志·倭人传》云：“使知国家哀汝，故郑重赐汝好物也。”亦有频频之意。今人有以郑重为慎重上三字原缺，据他本校补。一注。者，又误矣。

回纥

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云：“元和四年，里迦可汗遣使请改为回鹘，义取回旋轻捷如鹘。”崔铉《续会要》云：“贞元五年七月，公主至衙帐，回纥使李义进请改纥字为鹘。”与《统纪》同。《邺侯家传》云：“四年七月，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。”与李繁《北荒君长录》及《新回鹘传》同。按李泌明年春薨，若明年七月方改，《家传》不应言之，今从《家传》、《君长录》书。

庾廖

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《古乐府》歌百里奚词曰：‘百里奚，五羊皮。忆别时，烹伏雌，吹庾廖；今日富贵忘我为！’”《家训》谓：“吹当作炊煮之炊。案蔡邕《月令·章句》曰：‘键，开牡也，所以止扉，或谓之剡移。’然则当时贫困，并以门牡木作薪炊耳。”庾或作居，余染反；廖或作扈，余之反。故何公《送人序》云：“话龙具之注，歌庾廖之炊。”昔人《述怀》诗云：“囊空未省余钗钏，薪尽何尝赦庾廖。”

藉田

藉田，音慈夜反；典籍，音慈力反。案舒王《字说》：藉从草从来从借。

从草，若“藉用白茅”是也，凡藉物如之；从来、从借，若“藉而不税”是也，凡藉人如之。藉物者尚之，藉人者下焉。籍从昔从来从竹。藉记昔事，有实可利，后除其繁芜有节焉。世之学者，类不分藉、籍之义，乃以藉田为籍田，至书典籍之籍，乃反为藉字，是不究其本也。案《文帝纪》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籍田，朕亲率耕，以给宗庙粢盛。”应劭曰：“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，为天下先。籍者，帝王典籍之常。”韦昭曰：“藉，借也，借民力以治之，以奉宗庙，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。”臣瓚曰：“藉，谓蹈藉也，藉田本以躬亲为义，不得以假借为称。”师古曰：“《国语》云宣王‘不藉千亩，虢文公谏’，斯则藉非假借明矣。”余考数家之说，应劭以藉为典籍之籍，谬也。唯韦昭之说得之。案《王制》曰：“古者公田藉而不税。”注云：“借民力治公田，故不税。”盖帝王所亲耕者，公田也。公田谓之藉田者，以借民力为义，故藉之字，所以从借也。舒王云：“公田谓之锄，犹亲耕之田谓之藉也。宣王不藉千亩者，为其不能亲耕公田以劝农耳。”谓之藉者，岂不以假借为义乎？臣瓚与师古未之或知，何耶？余尝谓枕藉、酝藉、狼藉、顾藉，皆从草，音慈夜反。而文籍、图籍、篇籍，与夫籍甚、籍其家，皆从竹，音慈力反，乃为允当。又许慎《说文》云：“祭藉也。一曰草不编，狼藉。从草藉声，慈夜切，又秦昔切。”许氏乃以一字为两音，尤见疏谬。

重黎

《楚世家》云：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生称，称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。重黎为高辛氏火正，命曰祝融。其后诛重黎，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，复居火正，为祝融。”案《左氏春秋传》载蔡墨论社稷五祀，木正曰勾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杜氏注云：“正，官长也。木生勾曲而有芒角，其祀重焉。”“祝融明貌，其祀黎焉。”该为金正，修及熙为水正，勾龙为土正。又案蔡墨云：“少皞氏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该，曰修，曰熙，实能金木及水。使重为勾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，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，此其三祀也。颛顼氏有子曰黎，为祝融，共工氏有子曰勾龙，为后土，此其二祀也。”《左传》以重为少皞氏之叔，以黎为颛顼氏之子，则重与黎二人也。而太史公乃以重犁为一人，而谓重犁为颛顼之曾孙，与左氏所载不同。盖太史公去上古之世为差远，则所传容有谬戾，不若左氏之为近，故所载为详且悉也。又况高辛氏承颛顼高阳氏之后，高阳氏黄帝之孙，高辛氏黄帝之曾孙，世次差近，故颛顼之子犁，所以为高辛氏之火正也。若以犁为颛顼之曾孙，则与高辛氏世次相远，岂复为其火正乎！案《律历志》云：“火正犁同地。”《幽通赋》云：“犁醇耀于高辛。”皆其证也。又许慎注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祝融，颛顼之孙，老童之子，吴回也。一名犁，为高辛氏火正，一

云老童，即卷章也。”案《楚世家》云犁先为祝融，其后吴回代之。则许慎之说又误矣。

汤饼

煮面谓之汤饼，其来旧矣。案《后汉·梁冀传》云：“进鸩加煮饼。”《世说》载何平叔美姿容，面至白。魏文帝疑其傅粉，夏月令食汤饼，汗出，以巾拭之，转皎白也。又案吴均称饼德，曰“汤饼为最”。又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六月伏日，并作汤饼，名为辟恶。”又齐高帝好食水引饼。又《唐书·王皇后传》云：“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，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？”《倦游杂录》乃谓“今人呼煮面为汤饼”，误矣。《懒真子录》谓“世之所谓长命面，即汤饼也”，恐亦未当。余谓凡以面为食具者，皆谓之饼，故火烧而食者，呼为烧饼；水瀹而食者，呼为汤饼；笼蒸而食者，呼为蒸饼；而馒头谓之笼饼，宜矣。然张公所论市井有鬻胡饼者，不晓名之所谓，乃易其名为炉饼，则又误也。案《晋书》云：“王长文在市中啮胡饼。”又《肃宗实录》云：“杨国忠自入市，衣袖中盛胡饼。”安可易胡为炉也？盖胡饼者，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，故京都人转音呼胡饼为胡饼，呼骨切，胡桃为胡桃，亦呼骨切，皆此义也。余案《资暇集》论毕罗云：“蕃中毕氏、罗氏，好食此味，因谓之毕罗，后人加食旁为饠字，非也。”又云：“元和有奸僧鉴虚，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，传之于今，时人不得其名，遂以其号目之曰‘鉴虚’，往往俗字又加食旁为鉴虚字。”然则胡饼谓之胡，义可知矣。又《玉篇》从食从固为字，户乌切，注云饼也。谓之饼，疑或出此。余故并论，使览者得详焉。

属车

胡广《汉制度》曰：“天子出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。大驾则公卿奉引，大将军骖乘，太仆御，属车八十一乘，备千乘万骑。法驾，公不在卤簿，唯河南尹执金吾，洛阳令奉引，侍中骖乘，奉车郎御，属车三十六乘。小驾，太仆奉驾，侍御史整车骑也。”又《隋志》云：“古者诸侯贰车九乘，秦灭九国，兼其车服，故为八十一乘。汉遵不改，武帝祠太乙甘泉，则尽用之。明帝上原陵又用之。法驾三十六乘，小驾十二乘。隋开皇中，大驾十二乘，法驾减半。大业初，属车备八十一乘。”“炀帝问于阎毗，毗曰：‘此起于秦故。张衡赋云‘属车九九’是也。次及法驾，三分减一，为三十六乘，此汉制也。故《文帝纪》云‘奉天子法驾迎代邸’，如淳曰‘属车三十六乘’是也。又据宋孝建时，有司奏议，晋迁江左，唯设五乘，尚书令建平王宏曰：‘八十一乘，议兼九国，三十六乘，无所准凭。江左五乘，俭不中礼。但帝王旗旒之数，爰及冕玉，皆用十二，今宜准此，设十二乘。’”平陈之后，有司请以大驾依秦，法驾依汉，小驾依宋。帝曰：“大驾宜用三十六，法驾宜用十二，小驾除之。”

乾没

《汉书》：“张汤始为小吏，乾没，与长安富贾田甲、鱼翁叔之属交私。”服虔曰：“乾没，射成败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豫居物以待之，得利曰乾，失利曰没。”颜氏：“乾音干。”《魏志》：传嘏曰：“岂敢倾根竭本，寄命洪流，自徼于乾没乎。”晋潘岳与贾谧为廿四友，其母数诮之曰：“尔当知足，而乾没不已乎！”裴松之注《魏志》曰：“服虔直以乾没为射成败，而不说乾没之义。如淳以得利为乾，失利为没，又不可了。愚谓乾读为干燥之干，盖谓有所徼射，不计干燥之与沉没而为之也。”又苏鄂《演义》云：“乾没之说，如陆沉之义。陆沉者，因陆沉之水也。”又曰：“陆地而沉，不待在于水中也。乾没者，言乾地而没，不待沉于江湖也，故谓之乾没。”《隋书·王劭赞》云：“乾没营利，得不以道，颓其家声，良可叹息。”又隋萧吉见上好徵祥之说，欲乾没自进，遂矫其迹为悦媚焉。又宋子京撰《刘待制墓铭》云：“财用既积，官为簿受，而吏得傍缘乾没。”又《叶府君行状》云：“民冒盐权，乾没不悛。”

卷三

湖阴

唐温庭筠尝补古乐府《湖阴词》，其序云：“王敦举兵至湖阴，明帝微行，视其营伍，由是乐府有《湖阴曲》，而亡其词，因附之”云云。按《晋书·王敦传》云：“敦至芜湖，上表。”又云：“帝将讨敦，微服至芜湖察其营垒。”又：“司徒导与王含书曰：‘大将军来屯于湖。’”《明帝纪》云：“敦下屯于湖。”又《周琦传》云：“王敦军败于于湖。”又，“甘卓进爵于湖侯。”又，王允之“镇于湖”。案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，丹阳郡统县十二，有芜湖县。读史者当以帝微行至于湖为断句，谓之微行，则阴察其营垒可知，不当云湖阴也。然则古乐府之命名，既失之矣，而庭筠当改曰《于湖曲》，乃为允当。其《湖阴词》云：“祖龙黄须珊瑚鞭，铁骢金面青连钱。”谓明帝为祖龙，又误也。盖《史记》载始皇为祖龙者，祖，始也，龙者，人君之象也，以其自号始皇，故谓之祖龙耳，其它安可称乎！

云梦

《笔谈》云：“旧《尚书》云：‘云梦土作义。’本朝太宗时，得古本《尚书》，作‘云土梦作义’，诏改《禹贡》从古本。案孔安国注：‘云梦之泽，在江南’，不然也。据《左传》：‘吴人入郢，楚子涉睢济江，入于云中。王寝，盗攻之，以戈击王，王奔郢。’楚子自郢西走涉睢，则当出于江南；其后涉江入于云中，遂奔郢，郢则今之安州。涉江而后至云，入云然后至郢，则

云在江北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‘郑伯如楚，子产相，楚子享之。既享，子产乃具田备，王以田江南之梦。’杜预注云：‘楚之云、梦，跨江南、北。’曰‘江南之梦’，则云在江北明矣。元丰中，有郭思者，能言汉、沔间地理，亦以谓江南为梦，江北为云。予以《左传》验之，思之说信然。”余案汉高祖用陈平谋，伪游于云梦，注家无解释。又《尔雅》云“楚有云梦。”注云：“今南郡华容县东南也，丘湖是也。”恐为未当。

耳孙

《惠纪》云：“上造以上，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。”应劭云：“耳孙者，玄孙之子也。言去其曾高益远，但耳闻之也。”李斐曰：“耳孙，曾孙也。”晋灼曰：“耳孙，玄孙之曾孙也。《诸侯王表》在八世。”颜氏曰：“耳孙，诸说不同，据《平纪》及《诸侯王表》说‘梁孝王玄孙之子耳孙’，耳，音仍。又《匈奴传》说握衍胸鞬单于，云‘乌单于耳孙’。以此察之，李云曾孙是也。然《汉书》诸处，又皆云曾孙非一，不应杂两称而言。据《尔雅》‘曾孙之子为玄孙，玄孙之子为来孙，来孙之子为昆孙，昆孙之子为仍孙’，从己而数，是为八叶，则与晋说相同。仍耳相近，盖一号也。但班氏唯存古名，而计其叶数则错也。”上造，秦第二爵名曰，应劭以为第十六，误矣。又以耳孙音耳，有耳闻之义，又其谬戾如此。

莼羹

晋陆机诣王武子，武子前有羊酪，指示陆曰：“卿吴中何以敌此？”陆曰：“千里莼羹，末下一作末下盐豉。”所载此而已。及观《世说》，又曰：“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。”或以为“千里”、“末下”皆地名，是未尝读《世说》而妄为之说也。或以为千里者，言其地之广，是盖不思之甚也。如以千里为地之广，则当云莼菜，不当云羹也。或以为莼羹不必盐豉，乃得其真味，故云未下盐豉。是又不然。盖洛中去吴，有千里之远，吴中莼羹，自可敌羊酪，但以其地远未可猝致耳，故云但未下盐豉耳。意谓莼羹得盐豉尤美也。此言近之矣，今询之吴人，信然。又沈文季谓崔祖思曰：“千里莼羹，岂关鲁、卫。”齐高帝曰：“莼羹故应还。”沈盖当作盖沈。一注。文季吴人也。子美诗曰：“我思岷下芋，君思千里莼。”张钜山诗曰：“一出修门道，重尝末下莼。”二公以千里、末下为地名。今详陆答语：“千里莼羹，末下盐豉”，盖举二地所出之物，以敌羊酪。今以地有千里之远，但未下盐豉，何支离也。

轩渠

《后汉·荀子训传》云：“儿识父母，轩渠笑悦，欲往就之。”音义无解释。以意测之，盖轩渠者，欲举其身体以就父母之状。案《字说》，轩上下渠

，一直一曲，受众小水，将达而不购也。轩渠之义如此。而东坡《书鲁直草书后》云：“他日黔安见之，当捧腹轩渠也。”恐引此轩渠，于义未安。近世文士颂其人云：“少而渠振发。”亦未为稳当。唯《世说》载会稽王轩轩如朝霞之欲举。唐史乃用其语云：“神气轩举。”舒王《诗义》云：“仙仙，轩举之状。”乃为尽善。宋子京为皇从侄孙撰石记云：“生二岁，轩渠有识矣，病笃而夭。”又撰《王文公墓志》云：“公即何夫人之子，轩渠卓异。鲁公曰：是天吾门。八岁终二丧，斩焉致毁。”是真得《汉书》之意。

婪尾

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“今人以酒巡匝为啣尾。”即再命其爵也。云南朝有异国进贡蓝牛，其尾长三丈，一云蓝颖水其尾三丈。时人仿之，以为酒令，今两盏，从其简也。此皆非正。行酒巡匝，即重其盏，盖慰劳其得酒在后也。又云：“啣者，贪也，谓处于座末，得酒最晚，腹痒于酒，既得酒巡匝，更贪婪之，故曰啣尾。”啣字从口，足明贪婪之意。此说近之。余观宋景文公《守岁》诗云：“迎新送故只如此，且尽灯前婪尾杯。”又云：“稍倦持螯手，犹残婪尾觞。”又东坡《寒食》诗云：“蓝尾忽惊新火后，遨头要及浣花前。”注引乐天《寒食》诗云：“三杯蓝尾酒，一碟胶牙饧。”乃用“蓝”字，盖“婪”“蓝”一也。

白波

景文公诗云：“镂管喜传吟处笔，白波催卷醉时杯。”读此诗，不晓白波事。及观《资暇集》云：“饮酒之卷白波，盖起于东汉，既禽白波贼，戮之如卷席然，故酒席仿之，以快人情气也。”疑出于此。余恐其不然。盖白者，罚爵之名，饮有不尽者，则以此爵罚之。故班固《叙传》云：“诸侍中皆引满举白。”左太冲《吴都赋》云：“飞觞举白。”注云：“行觞疾如飞也。大白，杯名。”又魏文侯与大夫饮酒，令曰：“不酺者浮以大白。”于是公乘不任举白浮君。所谓卷白波者，盖卷白上之酒波耳，言其饮酒之快也。故景文公以白波对镂管者，诚有谓焉。案《汉书》，黄巾余党复起西河白波谷，号曰白波贼，众十余万。

五松

《史记》载：“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，封，祀祠。下，风雨暴至，休于树下，遂封其树为五大夫。埤梁父，刻所立石。”盖五大夫者，秦官名，第九爵也。唐陆贽作《禁中春松》诗云：“不羨五株封。”案《史记》但云封其树为五大夫，不闻有五株松之说。而贽云尔者何耶！然贽博极群书，不当有误，恐有所据而云然也。或曰循袭之误耳，所未详也。又李商隐有《五松驿》诗云：“独下长亭念过秦，五松不见见舆薪。只应既斩斯高后，寻被樵人用斧斤。”

”而商隐亦谓五松，如何？又李白《送人游桃源序》云：“登封太山，风雨暴作，虽五松受职，草木有知，而万象乖度，礼刑将弛。”然太白亦以谓五松也。唯舒王《咏柏》诗云：“老松先得大夫官。”乃为切当。

倚卓

今人用倚卓字，多从木旁，殊无义理。字书从木从奇，乃椅字，于宜切。诗曰“其桐其椅”是也。从木从卓乃棹字，直教切，所谓“棹船为郎”是也。倚卓之字，虽不经见，以鄙意测之，盖人所倚者为倚，卓之在前者为卓，此言近之矣。何以明之？《淇奥》曰：“猗重较兮。”《新义》谓：“猗，倚也，重较者，所以为慎固也。”由是知人所倚者为倚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如有所立，卓尔。”说者谓圣人之道，如有所立，卓然在前也，由是知卓之在前者为卓。故杨文公《谈苑》有云：“咸平、景德中，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。”未尝用椅棹字，始知前辈何尝谬用一字也。

思恭

欧阳《五代史》作拓跋思敬，意谓薛史避国讳耳。按《旧唐书》、《实录》，皆作思恭。《实录》天复二年九月，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。思敬本姓拓跋。鄜夏节度使思恭，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也。思孝致仕，以思敬为保大留后，遂升节度，又徙武定军。《新唐书·党项传》曰：“思孝为定难节度使，卒。弟思谏代为节度使，思孝为保大节度，以孝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，俄为节度使。”然则思恭、思敬乃是两人。思敬后附李茂贞，因赐国姓，故更姓李。文忠公合为一人，误也。

卷四

齧伯音沓

《家训》云：“晋羊曼，常颓纵任侠，饮酒诞节，兖州号为齧伯。此字更无音训。梁张纘呼为嚙羹之嚙，亦不知所出。但耆老相传，世间又有齧齧语，盖无所不施无所不容之意也。顾野王《玉篇》误为黑旁沓。顾虽博物，犹出张纘之下。”颜氏云：“吾所见数本，并无作黑者。重沓是多饶积厚之意，从黑更无义旨。”故唐常袞室卖官之路，一切以公议格之，非文辞者皆摈不用，世谓之齧伯，以其齧齧无贤不肖之辨云，盖兖州之遗意也。

三鱣

《汉书·杨震传》云：“有冠雀衔三鱣当作鱣鱼，飞集讲堂前。”注云：“冠音鹤。即鹤雀也。鱣音善。”其字借为鱣鲟之鱣，俗因谓之鱣，知然反。案郭璞注《尔雅》：“鱣长二三丈。”又魏武《四时食制》云：“鱣鱼大如五斗奩，长一丈余。”安有鹤雀能致一者，况三头乎？鱣又纯灰色，无文章。

鱮鱼长不过三尺，大不过三指，黄地黑文。故都讲云：“蛇鱮者，卿大夫服之象也。数三者，法三台也。”《后汉书》及谢承《书》亦述此事，皆作鱮字。以上十五字，据他本补。一注。孙卿云：“鱼鳖鱮鱮。”《说苑》曰：“鱮似蛇。”并作鱮字。盖假鱮为鱮，其来久矣。又杜少陵云：“敕厨唯一味，求饱或三鱮。”又以平声押之，恐误也。

阿堵犹今人言这个也

晋王夷甫雅尚，口未尝言钱。一日，其妻令以钱绕床，使不得行。夷甫晨起，见钱阂行，谓婢曰：“举阿堵物去。”其措意如此。世之学者有贤愚，类求阿堵之义而未之得，殊不知阿堵初自无据，作史者但记一时语言而已。《顾恺之传》亦云：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独不见此何耶？宋景文公《写真》诗云：“谁谓彼己子，而传阿堵神。”又《答书》诗云：“久谢轮囷器，羞言阿堵神。”皆用此也，岂有它义。

撑犁

《后汉·南匈奴传》云：“单于姓虚连题。”注云：“《前书·匈奴传》曰：单于姓挛鞮氏，其国称之曰撑黎孤涂单于，匈奴谓天为撑黎，谓子为孤涂。”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一云撑犁，天子也，匈奴号撑犁，犹汉人称天子也，与此小异。永叔《代王状元谢及第启》云：“陆机阅史，尚靡识于撑犁；枚皋属文，徒率成于骖骻。”又沈元用《谢启》云：“读撑犁而靡识，敢谓知书；问祈招而不知，尚惭博学。”然陆机不识撑犁事，竟不知在何书。一云不识撑犁谓皇甫谧，非陆机。

招提

唐会昌五年七月，上都、东都两街各寺留僧三十人，节度诸州各一寺三等。七年八月毁招提、兰若四万余品。余案《会要》云：“大历二年，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大和寺。”盖官赐额者为寺，私造者为招提、兰若，杜牧《杭州南亭记》所谓“山台野邑”是也。

人日

《西清诗话》云：都人刘克者，穷该典籍之事，多从之质，尝注杜子美诗：“元日到人日，未有不阴时。”人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唯杜子美与克会耳。起就架上取书示之，东方朔《占书》也。岁后八日，一日鸡，二日犬，三日豕，四日羊，五日牛，六日马，七日人，八日谷。其日晴，所主之物育，阴则灾。少陵意谓天宝离乱，四方云扰幅裂，人物岁岁俱灾，此岂《春秋》书王正月意邪，深得古人用心如此。又案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正月七日谓之人日，采七种菜以为羹，剪彩为人，或镂剪金薄为人，以贴屏风，亦戴之头鬓。”求之经典，罕有此事，唯魏东平王仓为《安仁峰铭》云：“正月元七，厥日

惟人。乘我良驹，陟彼安仁。”载在名集，此为证矣。又《北史·魏收传》云：“魏帝宴百寮，问何故名人日，皆莫能知。收曰：晋议郎董勋《答问礼俗》云：‘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入。’”然东方朔《占书》有八日为谷，而魏收所引董勋之语，止及于七日，何邪？然《安仁峰铭》所用，亦云七日为入，而宗懔指此为证，盖宗懔又未尝见东方朔《占书》，而妄为之说也。唯刘克为博学。余尝观沈存中《笔谈》，亦以为士人刘克按《夔州图经》辨乌鬼事甚详，而《西清诗话》又美其穷该典籍，真奇士也。唐李义山《人日》诗云：“文王喻复今朝是，子晋吹笙此日同。舜格有苗旬太远，周称流火月难穷。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彩为人起晋风。独有道衡诗思苦，离家恨得二年中。”

曲水

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，虞曰：“汉章帝时，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，至三日俱亡。村人以为怪，乃招携之水滨洗祓，遂因水以泛觴，其义起此。”帝曰：“必如所言，便非好事。”束皙进曰：“臣请言之，昔周公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诗云：‘羽觴随波流。’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，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：‘令君制有西夏；乃霸诸侯。’因此立为曲水。二汉相沿，皆为盛集。”帝大悦。又《韩诗》曰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之日，于溱、洧二水之上，招魂续魄，执兰草祓除不祥。”上巳，即三日也。曲水者，引水环曲为渠，以流酒杯而行焉。《汉书》：“八月祓霸水。”亦斯义也。又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案《诗》曰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，士与女，方秉兰兮。”注云：“今三月桃花水下，以招魂续魄，祓除氛秽，并其义也。”元魏孝文帝还洛，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，因之流化渠。帝曰：“此曲水者，取乾道曲成，万物无滞。”《风俗通》曰：“《周礼》：‘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。’”《后汉志》云：“是月上巳，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，为大洁。”一说云：后汉有郭虞者，三月上巳产二女，三日中并不育，俗以为大忌，至此月日，人家皆于东流水为祈禳，自洁濯，谓之禊祠。引流行觴，遂成曲水。刘昭注云：“郭虞之说，良为虚诞，假有庶民，旬内失其两女，何足惊彼风俗，称为世忌乎！杜笃乃称‘王侯公主，暨于富商，用事伊雒，帷幔玄黄’。本传大将军梁商，亦歌泣于雒禊也。自魏时不复用三日水宴之礼。”

著朔

尝怪世俗题梁记其年月，及所为祭文称月朔乃用月建，殊可嗤笑。假如甲辰岁，正月初一庚戌朔，初十日己未，俗乃云丙寅朔。殊不知正月斗当建寅，而所谓丙寅者，即月建也。习非承误，每每如此，盖不考古之过也。余尝观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载：“周公摄政五年。后二岁，得周公七年‘复子明辟’之岁。是岁二月乙亥朔，己丑望，后六日得乙未。故《召诰》曰：‘惟二月既望，粤六日乙未。’又其三月甲辰朔，三日丙午。《召诰》曰：‘惟三月丙午朏。’”又云：“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，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。又成王十年四月庚戌朔，十五日甲子哉生魄。故《顾命》曰：‘惟四月哉生魄。’”又云：“康王十一年六月戊辰朔，三日庚午，故《毕命丰刑》曰：‘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。’”《春秋》书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鼓用牲于社。又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凡此所记月朔，何尝用月建乎？其余史传及唐韩、柳之文，与本朝先达士大夫文集，未尝谬用一处，盖得孔子作《春秋》著朔之遗法也。罗畴老《书义》云：“古之纪事者，日之可也，必曰朏，曰望，曰旁死魄，曰哉生明，曰哉生魄，何也？盖月有小大，故纪事者每志此以谨晦朔也。先儒谓犹今之人将言日，必先言朔，盖得之矣。”余观博平王安世作《白氏六帖叙》，末云：“元祐五年岁次庚午，二月己卯朔，初一日丙申。”此正用月建也，殊可嗤笑。

祖道

《周礼》：“太馭掌王玉路以祀，及祀輶。”注云：“輶祀者，封土象山于路侧，以刍棘柏为神主祭之，以车辄輶而去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取羝以輶。”祖道之礼，盖封土为輶坛也。《汉·疏广传》云：“公卿大夫故人邑子，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。”注云：“祖道，饯行也。供，居共反；张，竹亮反。”《刘屈氂传》云：“丞相为祖道，送至渭桥。”又《景十三王传》云：“荣行，祖于江陵北门。”注云：“祖者，送行之祭，因设燕饮焉。”颜师古云：“祖者，送行之祭，因飧饮也。昔黄帝之子累祖，好远游，而死于道，故后人以为行神也。”又《后汉·荀彧传》云：“彧死，帝哭之，祖日为之废燕乐。”注云：“祖日，谓祭祖神之日，因为燕乐也。”应劭《风俗通》曰：“案《礼传》云：‘共工氏之子曰修，好远游，舟车所至，足迹所达，靡不穷览，故祀以为祖神。’汉以午日祖。”又案《字说》，祖从示从且，后所神事，方来有继。行神谓之祖者，祭于行始，方来有继之意。余案《左氏传》云：“五行之官，是谓五官，实列受氏姓，封为上公，祀为贵神。重为勾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，犁为祝融，勾龙为后土。”盖祭必有神以主之。故祖祭必用一神以为祖神也。所谓方来有继者，特言其意义如此耳。然《陈宠传》注云：“昔共工之子好游，岁终，死为祖神。”《荀彧传》注云：“共工氏之子曰修，好远游，故祀以为祖神。”而颜氏又云：“昔黄帝之子累祖，好远游，而死于道，故后人以为行神。”三家之论，自不同如此。

臚臘

《杨子》曰：“不媮臘也欤？”注云：“媮，八月旦也，今河东俗奉以为大节，祭祀先人也。臘，蜡也。”《玉篇》云：“媮，力侯切，饮食祭也，冀州八月，楚俗二月。臘，力盍切。”说文云：“冬至后三戌为臘，祭百神也。”案《礼记·外传》云：“蜡祭，即臘祭也。夏曰清暑，殷曰嘉平，周谓之蜡祭，秦曰臘。黄衣黄冠而祭，休息田夫也。既蜡而后臘。又云蜡与臘，二祭也。”案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：“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更名臘曰嘉平。”注云：“先是其邑谣歌曰：‘神仙得者茅初成，帝若学之臘嘉平。’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谣歌，劝帝求长生之术。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寻仙之意，因改臘曰嘉平。”则与《外传》所载不同。《风俗通》云：“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汉曰臘。”此云秦曰臘，盖汉仍之也。余谓史迁不当有误，然《史记外传》乃后人所集，故错乱其名号。窃意殷曰臘，秦曰嘉平，乃为允当。隋开皇中改周十二月为臘蜡。又《白氏六帖》云：“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汉改为臘。”注云：“夏曰嘉平，出《史记》六。”案《史记》六所云：“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。”即非夏后祭名，疑《六帖》为误。

卷五

祖臘

《后汉·陈宠传》云：曾祖父咸，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。莽篡位，谢病不仕。时三子参、丰、钦，亦令解官，父子相与归，闭门不出，犹用汉家祖臘。人问其故，咸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氏臘乎？”注云：“应劭《风俗通》曰：昔共工之子好游，岁终死为祖神。汉家火行，火盛于午，故以午日为祖也。臘者，远近祭众神之名。臘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夫祭以报功也。汉火行，火衰于戌，故臘用戌日也。”又案《礼记·外传》云：汉则臘而不蜡，受命之王，皆以王日为祖，衰日为臘。又云：周木德，汉火德，各以其五行之王日为祖，其休废日为臘也。火王午，木王卯，水王子，金王酉，而臘各用其衰日，如魏土行，土衰于辰，故魏臘用辰。晋金行，金衰于丑，故晋臘用丑。五运相承，莫不皆然。秦静曰：古礼，出行有祖祭，岁终有蜡臘，无正必祖之祀。

正阳

尝怪《笔谈》论正阳为两事，正谓四月，阳谓十月，乃引“日当为十。恶人谷珠楼哈哈儿注。月阳止”为证，又谓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为不然。按《尔雅》月名，十月为阳，则谓十月为阳月可矣。然以正阳为两事，误也。余考舒王《字说》云：“已，正阳也，无阴焉。”又《诗七月新传解》“四月秀萋”处云：“四月，正阳也。秀萋言月何也？秀萋以言阴生也。阴始于四月，生于五月，而于四月言阴生者，气之先至者也。”又“正月繁霜”处云

：“夏之四月，谓之正月。”又《诗义》云：“此所言皆夏时者，盖夏时据人所见，所谓人正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四月建巳之月，巳为正阳，则正阳止谓四月明矣。存中之说，可不攻而自破。又案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阳德用事，则和气皆阳，建巳之月是也，故谓之正阳之月。”又欧公《归田录》云：“景祐六年，日蚀四月朔，以谓正阳之月，自古所忌。”皆以四月为正阳之月，其理甚明。

古昔

或谓：古与昔有以异乎？余案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于尧之时称昔，于尧之前称古。则昔于古为近，故日入至于星出亦谓之昔。昔近，故时变未甚殊也，若之宜矣。古远，则庸有稽焉。故《书》于《大诰》言“若昔朕其逝”，《周官》言“若昔大猷”，《微子之命》言“惟稽古崇德象贤”，《周官》言“唐虞稽古”，此古昔之辨也。又《那》之诗曰：“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”《新义》引《国语》云：“古曰在昔。”昔曰先民，言嘉客如此非适今也，其所由来久矣。然或谓之在昔，或谓之昔在，何也？盖昔在者，主其人而言之；在昔者，主其时而言之。以人言之者，谓其人昔在，而今亡也；以时言之者，谓其在昔，而非今也。一说人虽往矣，其流风遗烈犹在也，故谓之昔在；其时往矣，其事必察而后见，故谓之在昔。

乌鬼

《笔谈》尝论杜甫诗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”。世之说者，皆不解其义，“唯士人刘克按《夔州图经》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。蜀人临水居者，皆养鸬鹚，绳系其颈，使之捕鱼，则倒提出之，至今如此。予在蜀中，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，信然，但不知谓之乌鬼耳。”又按《东斋记事》云：“蜀之渔家养鸬鹚十数者，日得鱼可数十斤。以绳约其吭，才通小鱼，大鱼则不可食，时呼而取出之，乃复遣去。甚驯狎，指顾皆如人意。有得鱼而不以归者，则押群者啄而使归。比之放鹰鹞，无驰走之劳，得利又差厚。”所载此而已。然范蜀公亦不知鸬鹚乃老杜所谓乌鬼也。案《夷貊传》云：“倭国水多陆少，以小镬挂鸬鹚项，令入水捕鱼，日得百余头。”则此事信然。

三伏

《汉·郊祀志》：“秦德公立二年，卜居雍，子孙饮马于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。用三百羊于鄜畤，作伏祠。”孟康云：“六月伏日也，周时无，至此乃有之。”颜师古曰：“伏者，谓阴气将起，迫于残阳而未得升，故为藏伏，因名伏日也。立秋之后，以金代火，金畏于火，故至庚日必伏。庚，金也。”谓金气伏藏之日也。又《荆楚岁时记》案《历忌》云：“四时代谢，皆以相生，立春木代水，水生木；立夏火代木，木生火；立秋金代火，金畏火

；立冬水代金，金生水。故至庚日必伏，庚者，金也。是月之雨，田家以为甘泽，邑里相贺，名曰嘉雨。谷雨，嘉雨也。”曹植《大暑赋》云：“席季夏之二当为三。一注。伏。”潘岳赋云：“初伏启新节。”案《阴阳书》曰：“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，第四庚为中伏，立秋后初庚为末伏。”

端午

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“端五者，案周处《风土记》：仲夏端五，烹鹜角黍。端，始也，谓五月初五日也。今人多书午字，其义无取焉。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，并无作午字处。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，有故光福王相题《郑泉记》处云‘端午日’，岂三十年，端午之义别有见邪？”所载此而已。余案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引周处《风土记》云：“仲夏端午，烹鹜角黍。”乃直用午字，与济翁所载不同。以余意测之，五与午字皆通，盖五月建午，或用午字，何害于理。余尝效西昆体作《端午诗》云：“孟尝此日钟英气，王凤今朝袭庆源。五色呈祥文必显，丙时先诞位非尊。兰汤备浴传荆俗，冰马浮江吊屈魂。却笑唐家公主驂，预令驰驿剪祗洹。”

为诗

孔子曰：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。”元泽谓为学始于《诗》，《诗》始于二《南》。其意以为“为”者，殆犹《老子》之为学为道，《论语》之为礼为乐之谓也。沈存中《笔谈》乃云：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乐名也。‘胥鼓《南》’，‘以《雅》以《南》’是也。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，二《南》之诗，而已有乐有舞焉。学者之事，其始也学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未至于舞《大夏》、《大舞》。所谓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者，不独诵其诗而已。”何其抵牾耶？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云：“初，申屠建尝事崔发为《诗》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就发学《诗》也。”然则班固亦以学《诗》为为《诗》，则存中之说，非经意明矣。

绿竹

李济翁尝论《诗·淇奥》云：“菉竹猗猗。”按陆玠《草木疏》称《尔雅》云：“菉，王刍。”郭璞注云：“菉，蓐也。今呼为鸕脚莎。”或云，即鹿蓐草也。又《尔雅》云：“竹，蓄。”注云：“似小梨，赤茎节，好生道旁，可食。”亦作筑，韩诗作，音笃。亦云：“，竹。”则明知非笋竹矣。今为辞赋，皆引“猗猗”入竹事，大误也。当时谢庄《竹赞》云：“瞻彼中唐，绿竹猗猗。”便袭其谬，殊乖理趣。苟谢赞若佳，何不预《文选》？所以为昭明之弃也。陆玠字从王旁，非士衡者。余按，舒王《新传解绿竹》云：“虚而节，直而和。”疑当时亦指竹而云，非笋竹也。又任昉《述异记》云：“卫有淇园，出竹，在淇水之上。《诗》云：‘瞻彼淇奥，菉竹猗猗’是也。”又谓竹

何耶？

迁莺

刘梦得《嘉话》云：“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，盖自《毛诗·伐木篇》云：‘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’又曰：‘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’并无莺字。顷岁省试《早莺求友诗》，又《莺出谷诗》，别书固无证据，斯大误也。”余谓今人吟咏，多用迁莺出谷事，又曲名《喜迁莺》者，皆循袭唐人之误也。故宋景文公诗云：“晓报谷莺朋友动。”又云：“杏园初日待莺迁。”舒王云：“莺犹寻旧友。”唯汉梁鸿东游，作《思友人》诗曰：“鸟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仆怀思。”《南史》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云：“嚶鸣相召，星流电激。”是真得《毛诗》之意。

踰鴟

《货殖传》云：“吾闻岷山之下，沃野下有踰鴟，至死不饥。”注注字原无，据他本补。一注。云：“踰音蹲，踰鴟，谓芋也。根可食以充粮，故无饥年。”《华阳国志》曰：“都安县有大芋，如踰鴟也。”东坡云：“岷山之下，凶年以蹲鴟为粮，不复疫疠。知此物之宜人也。”《本草》谓芋，土芝，益气充肌。余案《大唐新语》载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《文选》，解蹲鴟云：“今之芋子，即是著毛萝卜也。”萧嵩闻之，抚掌大笑。又案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江南有一权贵，读误本《蜀都赋》注，解‘蹲鴟芋也’，乃为羊字。人馈羊肉，答云：‘捐惠蹲鴟’，举朝惊骇。”尤可嗤笑。

卷六

猗嗟

元度《确论》云：猗，倚也。若曰“猗嗟昌兮”，“猗重较兮”，“猗与《漆沮》”，“猗与那与”，皆中有所倚而生叹也。至于“猗彼女桑”，乃以谓采而薪之，则不可以言倚，而猗之义不通矣。故《经义》以谓承彼女桑而猗之，乃所以为倚，盖诗人所记，适其条桑之事而已。其论诚工，然说“猗重较兮”，以猗为叹辞，恐于义未安。盖亦不详考舒王《经义》而误为之说也。《淇奥义》云：“猗，倚也；重较者，所以为慎固也。”猗自训倚，而以为中有所倚而生叹，岂其误欤？

兔爰

古语云：“麋无胆，兔无脾，鸨无舌。”其说信然。何以知其如此？按《字说》云：赤与白为章，麋见章而惑者也，以此知其无胆。脾属土，土主信，故《诗》以《兔爰》刺桓王之失信，以此知其无脾。舌所以通语言，无舌则无所告诉矣。故《诗》以《鸨羽》刺君子下从征役，不得养其父母，以此知其

无舌。又许慎注《淮南子》云：反舌，百鸟舌也，能反易其声，以效百鸟之鸣也。无声者，五月阳气极于上，微阴起于下，百舌无阴，故无声也。

说猫

《杂俎》云：“猫目睛旦暮圆，及午，竖敛如綫，其鼻端常冷，唯夏至日暖。”沈存中尝论欧阳公曾得一古画，牡丹丛其下有一猫，未知其精粗。丞相吴正肃一见曰：“此正午牡丹也。何以明之？其花披哆而色正燥，此日中时花也。猫眼黑睛如线，此正午猫眼也。有带露花，则房敛而色泽。猫眼朝暮则睛圆，逐渐狭长，正午则如一线耳。”正肃公虽曰善求古人之意，然说猫处，往往亦自于段氏云。

武敏

《诗·生民》篇云：“履帝武敏，歆攸介攸止。”《新传》云：武，足迹也；敏，拇也。拇谓之敏者，行能先人故也。乃引《尔雅》云：“履帝武敏，敏，拇也。”《列子》曰：“后稷生乎巨迹。”盖所谓帝武敏者，巨迹之拇也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祀郊禘之神，助尝祭事，事成而止，则当以“履帝武敏”为断句，“歆”字连下句读之，乃为允当。今学者皆读为“履帝武敏歆”，殊无义旨。不然，则《尔雅》所引何不连“歆”字邪？

芍药握椒附

先儒说《诗·溱洧》，刺乱也。其诗卒章言“赠之以勺药”，以为男淫女，盖勺药破血，令人无子。“赠之以勺药”者，所以为男淫女也。又《东门》之诗，疾乱也。其诗卒章言“贻我握椒”，以为女淫男，盖椒气下达，用以养阳。“贻我握椒”者，所以为女淫男也。其说虽近乎鄙俚，然颇得诗人之深意，故志之。

太史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谈为太史公。”又云：“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迁，迁生龙门。”又云：“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”又云：“太史公执迁手而泣，曰：‘余先，周室之太史也。予死，汝必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’”凡此以上所称太史公者，皆谓司马谈也。又按本传云：“太史公曰：‘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’”又云：太史公与上大夫壶遂对答。又云：“太史公曰：‘唯唯，否否。’”又云：“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。”凡此以上所称太史公者，谓司马迁也。又《文选·报任少卿书》云：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。”《五臣注》曰：“太史，迁之父；走，仆也，言己为太史公牛马之仆，盖自卑之辞也。”又案《孝武本纪》云：“有司与太史公、祠官宽舒等议。”韦昭注曰：“说者以谈为太史公，失之矣。《史记》称迁为太史公者，是外孙杨恽所称。”余

尝考之《史记·自序》，前所指司马谈为太史公者，盖迁之辞也。后所指司马迁为太史公者，盖后人所定也。案《汉仪》注：“太史公，武帝置，位在丞相上，后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”而臣瓚又曰：“《百官表》无太史公，司马谈但以太史丞为太史令。”余案班固《郊祀志》曰：“有司与太史令谈。”班彪《略论》曰：“孝武之世，太史令司马迁。”则谈、迁父子相继为太史公明矣。《自序》亦曰：“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。”又云：“司马氏世主史官。”故虽为令，而皆可以公称之也。迁尊其父，故呼谈为太史公，后人又尊迁，故呼迁为太史公。盖所称公者，如周公、召公、太公、廷尉吴公、谒者仆射邓公，四皓有园公、夏黄公之类是也。非必是其外孙所称。韦昭乃以司马谈为非太史公，又以迁为太史公者是杨恽所称，误也。

石鼓

《倦游杂录》云：古之石刻，存于今者唯石鼓也。本露处于野，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，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，外以木椽护之。其石质坚顽，类今人为碓砢者，古篆刻缺，可辨者几希。欧阳论石鼓：“元在岐阳，初不见称于前世，至唐人始盛称之。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，至宣王刻诗尔。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。在今凤翔孔子庙中。鼓有十，先时散弃于野，郑余庆置于庙，而亡其一。皇祐四年，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，十鼓乃足。其文可见者四百八十五，磨灭不可识者过半。余所集录，文之古者，莫先于此，然其可疑者三四。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，往往尚见在，距今未及千岁，大书深刻而磨灭者，十犹八九。此鼓案太史公《年表》，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，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，鼓文细而刻浅，理岂得存，此其可疑者一也。其字古而有法，其言与《雅》、《颂》同文，而《诗》《书》所传之外，三代文章，真迹在者，唯此而已。然自汉以来，博古好奇之士，皆略而不道，此其可疑者二也。隋氏藏书最多，其志所录，秦皇帝刻石，婆罗门外国书皆有，而独无石鼓，遗近录远，不宜如此，此其可疑者三也。前世所传，古远奇怪之事，类多虚诞而难信。况传记不载，不知韦、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、宣之鼓也。隋、唐古今书籍粗备，岂当时犹有所见，而今不见之耶？然退之好古不妄者，余姑取以为信耳。至于字画，亦非史籀不能作也。”

虑囚

《汉书·何武传》云：“武为扬州刺史，行部录囚。”又隼不疑为京兆尹，每行县录囚徒还，其母辄问：“有所平反，活几何人？”颜师古注云：“省录之，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。今云虑囚，本录声之去者耳，音力具反，而近俗不晓其意，讹其文为思虑之虑，失其源矣。”又案《后汉·卢延传》云：“帝乃临御道之馆，亲录囚徒。”又《张奂传》云：“和帝幸洛阳狱录囚徒

。”又《汉·百官志》云：“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。”胡广：凡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，考辞状有侵究当作冤。一注。者，即时平理也。又应奉为郡决曹史，行部四十二县，录囚徒数百十十一作千。一注。人，又《北史》太和四年，帝亲录囚徒。二十年，幸华林园亲录囚徒。隋开皇二年亲录囚徒。《前汉书》及《南》《北史》皆谓之录囚徒，而《新唐书·本纪》云：“甲午虑囚。”或云：“癸亥虑囚。”或：“以旱虑囚。”或：“遣使虑免汝州轻系。”皆以录为虑。余案《太玄》云：“蹕于狴狱，三岁见录。”《集韵》云：“录，音良倨切，宽省也。”盖唐亦循袭旧史语言，以录为虑，未之改耳。颜氏所谓近俗不晓其意，讹其文为思虑之虑，盖指唐人言也。故刘餗《嘉话》称高祖平京师，李靖见收，太宗虑囚见靖，引与语，奇之。又王涯《说通》作虑，此唐人用虑字之明验也。

卷七

固桑

《新序》云：“平公浮西河，中流而叹曰：‘嗟乎！安得贤士与此乐者乎？’固桑进曰：‘君言过矣，夫剑产于越，珠产江汉，玉产昆山，此三宝者，皆无足而至。’平公曰：‘固桑来，吾门下食客三千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租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租，吾尚可谓不好士乎！’对曰：‘今夫鸿鹄，高飞冲天，然其所恃者六翮耳。夫腹下之毳，背上之毛，增去一把，飞不为高下。不知君之食客，六翮邪？将腹背之毛毳也？’平公默然不应。”余案《说苑》云：“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，叹曰：‘安得贤士而与处焉！’舟人古乘跪而对曰：‘夫珠玉无足，去此数千里，而所以能来者，人好之也。今士有足而不能来者，吾君其不好之乎？’简子曰：‘吾门左右客千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征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征，吾尚可谓不好士乎？’古乘对曰：‘鸿鹄高飞远翔，其所恃者六翮也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无尺寸之数，去之满把，飞不能为之益卑；益之满把，飞不能为之益高。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，有六翮之用乎？将尽毛毳也？’”案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，皆刘向所撰也。《新序》作平公，《说苑》作赵简子；《新序》作固桑，《说苑》作古乘：何异同如此？又《说苑》第一卷载楚文王爵管饶事，而《新序》文王作恭王，管饶作管苏。又班固《古人表》云：“晋船人固来。”颜师古曰：“即固乘也。”又尔不同，何邪？

六玺

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皇帝六玺，皆玉，螭虎纽，文曰‘皇帝行玺’、‘皇

帝之玺’、‘皇帝信玺’、‘天子行玺’、‘天子信玺’、‘天子之玺’，皆以武都紫泥封之。”又《国玺谱》曰：“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，其玉出蓝田山，丞相李斯所书，其文曰：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’高祖至霸上，秦皇子婴献之。至王莽篡位，就元后求玺不与，以威逼之，乃出玺投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及莽败，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。更始败，玺入赤眉。刘盆子既败，以奉光武。”又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中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，加绿绋其上。”又《吴书》云：“孙坚前入雒阳，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上纽交玉龙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黄门张让等作乱，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掌玺者以投井中。袁术将僭号，闻坚得玺，乃拘坚夫人而夺之。”又，太康初，孙皓送金玺六枚。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，应氏《汉官仪》、皇甫《世纪》，其论六玺文义皆符。《汉官》传国玺文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”“且康”、“永昌”二字为错，不知二家何者为得？吴时无能刻玉，故天子以金为玺。玺虽以金，于文不异。曩所得六玺者，乃古人遗印，不可施用也。

三台

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“今之啐酒，三十拍促曲名《三台》，何如？或曰，昔邺中有三台，石季伦常为游宴之地，乐工倦怠，造此以促饮也。一说蔡邕自侍书御史累迁尚书，三日之间，周历三台。乐府以邕晓音律，制此说动邕心，仰希其厚遗，亦近之。”又《刘公嘉话》云：人以三台送酒，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，筑三个台，宫人拍手呼上台，因以送酒。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铜雀台，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。古乐府云：“铸铜为雀，置于台上。”因名焉。又案《北史》：“齐文宣帝发三十余万人，营三台于邺，因其旧基而高博之，大起宫室乃游豫焉。至是三台成，改铜雀曰金凤，金虎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冬十一月登三台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。”则三台所建旧矣。但魏之冰井台，不知起自何年？至北齐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。《嘉话》乃云北齐高洋毁铜雀台，筑三个台，与《北史》所载不同。以余意测之，曲名《三台》者，盖因北齐营三台以朝宴群臣得名也。

厕踰

《汉书·万石君传》云：“窃问侍者，取亲中裙厕踰，身自澣洒。”苏林云：“踰音投。贾逵解《周官》云：‘踰，行圜也。’”孟康曰：“厕，行圜；踰，中受黄函者。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槽，谓之踰。”余案《说文》以踰为筑墙短板，度侯切。而《玉篇》、《集韵》，以踰行圜字为从广从俞，音投。由是知中裙者，谓其父之中衣也。厕踰者，谓其父圜溷之板也。是二物者，建亲自澣洒，以见事亲孝谨如此。而颜师古不从此说，乃谓亲身之小衫，若今言汗衫是也。果如颜氏之说，则汗衫谓之厕踰，有害于理，而石建澣洒汗衫，亦

未足为孝谨之至也。盖其义当如苏林、孟康之说。故后人循袭，所以谓如厕为厕踰，其说良自于此。余尝怪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“俗命如厕为屋头，称并州人咸凿土为室，厕在所居之上故也。一说北齐文宣帝，怒其魏郡丞崔钦瓚，以溷汁沃头，后人或食或避亲长，不能正言溷，因影为沃头焉。”盖济翁当时著论，亦不考究《汉书》厕踰之说，但随俗语谓为屋头或云沃头，误也。

乐部

杨文公《谈苑》载：伶人王感化，少聪敏，未尝执卷，而多识故实，口谐捷急，滑稽无穷。会中主引李建勋、严续二相游苑中，适见系牛于株栝上，令感化赋诗，应声曰：“曾遭宁戚鞭敲角，几被田单火燎身。独向残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何人。”因以讥二相也。又中主徙豫章，浔阳遇大风，中主不悦，命酒独酌。指北岸山问舟人，云皖公山，愈不怪。感化独前献诗曰：“龙舟万里架长风，汉武浔阳事正同。珍重皖公山色好，影斜不落寿杯中。”中主大悦，赐束帛。余读《江南野录》，载李家明事：当嗣主时为乐部头，能滑稽，善讽谏。亦载二诗，其词大同小异。《咏牛》诗曰：“曾遭宁戚鞭敲角，又被田单火燎身。闲背斜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无人。”《龙舟》诗曰：“龙舟轻飏锦帆风，正值宸游望远空。回首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到寿杯中。”嗣主因恟，俛首而过。《谈苑》以感化为建州人，《野录》以家明为庐州人；《谈苑》谓中主，《野录》谓嗣主：未详孰是。

寒螿

唐李济翁尝论《文选》曹植乐府云：“‘寒螿炙熊蹯。’李氏云：‘今之涪肉谓之寒，盖韩国事馔尚此法。’复引《盐铁论》‘羊淹鸡寒’，刘熙《释名》‘韩羊韩鸡’，为证寒与韩同。又李以上句云：‘脍鲤膾胎虾’因注：诗曰‘寒螿脍鲤’。五臣兼见上句云脍，遂改寒螿为寒螿，以就《毛诗》之句。又子建《七启》云：‘寒芳莲之巢龟，脍西海之飞鳞。’五臣亦改寒为寒。寒，取也，何以对下句之脍邪？况此篇全说修事之意，独入此寒字，于理未安。上句既改寒为寒，即下句亦宜改脍为取，纵一联稍通，亦与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寒字，岂可改为寒寒邪？斯类篇篇有之，学者幸留意。”所载此而已，余观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鸡寒狗热，历兹承久。”乃引《释名》云：“韩国之食。”又云：“崔植薄徒。”见史篇，则作寒字。语言错乱，竟未详其旨意。然以此考之，益信其使寒字，而五臣注解，乃妄有改易明矣。

惧税

《南唐近事》云：“金陵建国之初，军储未实，关市之利，敛率尤繁，农商苦之，而莫达于上。时属近甸亢旱日久，祈祷无应。上他日举觞苑中，宣示

宰臣曰：‘近京三五十里皆报雨足，独京城不雨，何邪？得非狱市之间，冤枉未伸乎？’诸相未及对，申渐高历陛而进曰：‘雨惧抽税，不敢入京。’上因是悟之。翊日下诏，停一切额外税，信宿之间，膏泽告足。故知优旃漆城，那律瓦衣，不为虚矣。”又《江南野录》载李家明从嗣主游后苑，登于台观，盛望钟山雨，曰：“其势即至矣。”家明对曰：“雨虽来，必不敢入城。”嗣主怪而问之，家明曰：“惧陛下重税。”嗣主曰：“不因卿言，朕不知之。”遂令榷务半而征之。余尝考二说大同小异，然《近事》及及当作以为。一注。国初，《野录》以为嗣主；《近事》谓申渐高，《野录》谓李家明，其不同如此，孰谓书可信邪？

一麾

《笔谈》云：“今人守郡谓之‘建麾’，盖用颜延年诗‘一麾乃出守’，此误也。延年谓一麾者，乃指麾之麾，如武王‘右秉白旄以麾’之麾，非旌麾之麾也。延数以《阮始平诗》云‘屡荐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’者，山涛荐咸为吏部郎，三上，武帝不用，后为荀勖一挤，遂出始平，故有此句。延年被摈，以此自托耳。自杜牧为《登乐游原》诗云：‘拟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’始谬用一麾，自此遂为故事。”凡此以上，皆存中之语。以余意测之，杜樊川之意则善矣，而谓之拟把，则尤谬也。盖自作太守，而谓之一麾，于理无碍，但不可以此言赠人作太守耳。宋景文公诗云：“使麾得请印垂腰。”又云：“一封通奏领州麾。”又云：“乞得一麾行。”又云：“竟获一麾行。”是真得延年之意，未尝谬用也。

卷八

撝罗

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俗云撝罗，因天宝中，进士有东西棚，各有声势，稍窘者多会于酒撝食毕罗，故有此语。予读梁元帝《风人辞》云：‘城头网雀，撝罗人首。’则知撝罗之言，起已多时。”一云：“城头网张雀，撝罗会人著。”又苏鄂《演义》云：“撝罗，干了之称也。俗云骡之大者曰撝骡，骡罗声相近，非也。又云娄敬、甘罗，亦非也。盖撝者，揽也；罗者，绾也。言人善当荷干办了事者，遂谓之撝罗。撝字从手，旁作娄。《尔雅》云：娄，聚也。”此说近之。然《南史·顾欢传》云：“蹲夷之仪，娄罗之辨。”又《谈苑》载朱贞白诗云“太娄罗”，乃止用娄罗字。又《五代史·刘铎传》云：“诸君可谓倮儿矣。”乃加人焉。

阿奴

《晋书·周顛传》云：“顛弟嵩，尝因酒瞋目谓顛曰：‘君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！’以所然蜡烛投之。顛神色无忤，徐曰：‘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’”又案《络秀传》云：“尝冬至置酒，络秀举觞谓三子曰：‘吾本渡江托足无所，不谓尔等并贵，列吾目前，吾复何忧。’嵩起曰：‘恐不如尊旨。伯仁志大而才短，名重而识暗，好乘人之弊，此非自全之道。嵩性抗直，亦不容于世。唯阿奴碌碌，当在阿母目下耳。’”阿奴，谡小字也。观《世说》所载，正与此同。注云：“阿奴，周谡也。”然则投烛之事，当云“阿嵩火攻，固出下策耳”，其称阿奴，盖史误也。顛、嵩俱为王敦所杀，谡终丹阳尹。

摸索

《刘梦得嘉话》云：“许敬宗性轻傲，见人多忘。或谓之不聪，敬宗曰：‘卿自难记，若遇何、刘、沈、谢，暗中摸索著，亦可识之。’”而东坡《杂记》又云：“徐陵多忘，每不识人，人以此咎之。陵曰：‘公自难识，若曹、刘、沈、谢辈，暗中摸索亦合认得。’”斯二说大同小异。然徐陵南朝人，不知东坡得之于何书？或云：非东坡议论。案《梁书》：何逊、刘孝绰，并见重于世，世谓之何、刘。又沈约、谢朓，亦有诗名。朓从月不从目，故字玄晖。故世祖论云：“多而能者沈约，少而能者谢朓、何逊。”杜少陵《醉歌》曰：“何刘沈谢力未工。”皆用何、刘、沈、谢，而《杂记》乃以敬宗为徐陵，何、刘为曹、刘，错杂如此，益知非东坡之说。

酝藉

《汉书·薛广德传》云：“温雅有酝藉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酝，言如酝酿也；藉，言有所荐藉也。”又云：“宽博有余也。酝，于问切，藉，才夜切，或用蕴字。”而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“蕴藉者，人雅度之称也。蕴者，蓄也。藉者，籍也，籍者，积也。言蓄美积德之谓。”乃引《陆贾传》云：“‘声名籍甚’，谓积累声名之多也；或曰：声名籍甚，谓狼籍甚盛也。”苏鹗解狼籍者，物杂乱之貌。狼，谓豺狼也；籍者，藉也，言狼起卧游戏，多藉其草，而草皆杂乱，遂成狼藉之名。藉为籍者，遂其语顺也。

台乌

《汉书·朱博传》云：“御史府史舍百余区，井水皆竭。又其府中列柏树，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，晨去暮来，号朝夕鸟。乌去不来者数月，长老异之。”及观《颜氏家训》，乃云：“《汉书》御史府中列柏树，常有野鸟数千，栖宿其上，晨去暮来，号朝夕鸟，而文士误作乌鸢用之。”余案《白氏六帖》与李济翁《资暇集》，其余简编所载，及人所引用，皆以为乌鸢，而独《家训》以为不然，何哉？余所未喻。

鸱鸢

《字说》鹄从勾，鹤从欲，解云：“鹄鹤多欲，尾而足勾焉。”余少时读《字说》而不解其义，后因看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，云鹄鹤交时，以足相勾促鸣，如鼓翼相斗状，往往堕地，人或就将掩之，取其勾足为魅药。今观鹄鹤群集木上，其间或有双堕地者，以是验成式之言果不妄，而舒王于百家小说之书，无所不取也。唐耜注《字说》，但云鸟名，引《考工记》曰“鸛鹤不逾济”而已，其它无义，盖唐公亦未见段成式之说。

鞦韆

许慎《说文后序》徐注云：案词人高无际作《秋千赋》序云：秋千，汉武帝后庭之戏也。本云千秋，祝寿之词也，语讹转为秋千，后人不知本意，乃旁始加革为秋千字。案秋千非皮革所为，又非车马之用，不合从革。又《古今艺术》曰：“秋千，北方戎戏，以习轻趯。”又《开元遗事》云：天宝宫中至寒食节，皆戏秋千，令宫嫔辈以为燕乐，帝呼为半仙之戏，都下士民因而呼之。

扬州

唐李济翁尝谓扬州者，以其土俗轻扬，故名其州，今作杨柳之杨，谬也。又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予奉使，至古契丹界，见大蓊树如车盖，中国无此大者。其地名蓊，恐其因此也。如扬州宜杨，荆州宜荆之类。”余案古本《尚书》，及《太史公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所载“淮海惟扬州”，并无作杨字者，乃知济翁所论为得经意，而存中之说谬矣。

卷九

马岁

司马温公《考异》云：“张万岁掌国马，《唐统纪》云：万岁三代典群牧，恩信行陇右，故陇右人谓马岁为齿，为张氏讳也。”案《公羊传》晋献公谓荀息曰：“吾马之齿亦已长矣。”然则谓马岁为马齿，有自来矣，岂为张氏讳哉！

格五

汉吾丘寿王以善格五召待诏，注云：“格五，簺也。”《说文》曰：“行棋相塞谓之簺。”鲍宏《簺经》曰“簺有四采，塞白乘五”是也。乘五，至五即格不得行，故云格五。簺，先代反。又世俗有蹙融之戏，谓以奕局取一道，人各行五棋，即所谓格五也。唐《资暇集》谓：“融宜作戎，此戏生于黄帝蹙鞠，意在军戎也，殊非圆融之义。”又引庾元威著《座右方》，所言蹙戎者，即今之蹙融也。其说甚佳，然谓生于黄帝蹙鞠，则又误矣。案《汉书·枚皋传》云：“蹙鞠刻镂。”又《霍去病传》云：“尚穿域躡鞠。”颜师古注云

：“鞠以韦为之，中实以毛，蹙鞠为戏乐也。”则蹙鞠非蹙融明矣。案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汉成帝好蹙鞠。群臣以蹙鞠为劳体，非至尊所宜。帝曰：‘朕好之，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。’家君作弹棋以献。”又唐薛嵩好蹙鞠，刘钢劝止之曰：“为乐甚众，何必乘危邀顷刻之欢。”皆谓蹙鞠为劳动，则明知非蹙戎也。今人又以蹙鞠为击鞠，盖蹙、击一也。沈存中乃以击鞠为击木毬子，故谓与蹙鞠异，反以为传写之误，非也。故《唐书》所载，但云击毬，不谓之鞠，其义甚明。

饧粥

《刘梦得嘉话》云：“为诗用僻字，须有来处。宋考功诗云：‘马上逢寒食，春来不见饧。’徐盈切。尝疑此字。因读《毛诗》郑笺，说吹箫处云：‘即今卖饧人家物。’《六经》唯此注中有饧字。后辈业诗，即须有据，不可学常人率焉而道也。”又本朝宋子京《寒食》诗云：“草色引开盘马路，箫声吹暖卖饧天。”其亦用郑笺“吹箫卖饧”之义，然词致骚雅，胜考功远矣。余常考《嘉话》所载“春来不见饧”，云是宋考功诗，比因阅沈云卿《咏欢州不作寒食》诗，云：“岭外无寒食，春来不见饧。洛阳新甲子，何日是清明？花柳争朝发，轩车满路迎。帝乡遥可念，肠断报亲情。”是时沈谪欢州，故有是诗，但未见宋全篇耳。考其词意，似是云卿之诗，盖沈、宋俱仕武后朝，故所传容有讹谬，所未详也。李义山诗云：“粥香饧白杏花天，省对流莺坐绮筵。”又宋子京《途中清明》诗云：“漠漠轻花著早桐，客瓿饧粥对禺中。”寒食清明，多用饧粥事。

储胥

扬雄《甘泉赋》云：“近则洪崖、旁皇、储胥、努陆。”又《长杨赋》云：“木雍枪累，以为储胥。”吕延济云：“枪累，作木枪相累为栅也。”苏林注云：“木拥栅其外，又以竹枪累为外储也。”颜师古云：“储，峙也。胥，须也。以木拥枪及累绳连结以为储胥，言有储蓄以待所须也。”汉武帝作储胥馆。故李义山诗云：“风云长为护储胥。”宋子京《伤孟昭图》云：“密疏叩储胥。”又《侍宴》云：“秋色遍储胥。”又《思归老》云：“至今三籍在储胥。”又《答朱彭州》云：“九番官树老储胥。”又《续春词》云：“苍龙驱暖入储胥。”盖储胥，犹言皇居也，不必云有储蓄以待所胥也。故张平子《西京赋》云：“既新作于迎风，加露寒与储胥。”又沈约《应教诗》云：“南瞻储胥观，西望昆明池。”又《南史·武帝诸子传》檄云：“偃师南望，无复储胥露寒；河阳北临，或有穹庐毡帐。”《西京赋》注云：“武帝先作迎风馆，后加露寒、储胥二馆。”

名讖

《归田录》云：“宋郑公庠初名郊，字伯庠，与其弟祁，自布衣时名动天下，号为二宋。其为知制造，仁宗骤加奖眷，便欲大用。有忌其先进者谮之，谓其‘姓符国号，名应郊天’。又曰：‘郊音交，交者，替代之名也，宋交，其言不祥。’仁宗遽命改之。公怏怏不获己，乃改为庠，字公序。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，以司空致仕，兼享福寿而终，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，可以为小人之戒也。”又《西清诗话》云：“宋元宪公始拜内相，同列谮其姓宋而郊名非便，公奉诏更名庠，意殊怏怏不满。会用新名移书叶道卿，乃呼同年，叶戏答公曰：‘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选，遍阅小录，无宋庠者，不知何许人？’公因寄一绝自解云：‘纸尾勤勤问姓名，禁林依旧玷华缨。莫惊书录题臣向，只是当时刘更生。’”又杨文公《谈苑》云：“太平兴国四年，北戎寇边，车驾幸大名府。方渡河，有人持手版邀乘輿，前驱斥之，号呼道旁，自言献封事。太宗令接取视之，乃临河主簿宋捷，上甚喜，即以为将作监。”此乃以姓名盗爵禄者也。此与元宪公姓同而事异，良可嗤笑。

江为

《江南野录》载江为者，宋世淹之后，先祖仕于建阳，因家焉。世习儒素，少游庐山白鹿洞，师事处士陈旼，酷好诗句，居二十余年，有风雅清丽之态。所载此而已。余观《南史·淹传》，字文通，济阳考城人，宋少帝时黜为建安吴兴令，终于梁天监中左卫将军，子蔦嗣。又案《吴均传》云：“先是有济阳江洪，工属文，为建阳令，坐事死。”案江洪齐时为太学生，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时，王僧孺与太学生虞义、丘国宾、萧文琰、丘令楷、江洪、刘孝孙，以善辞藻游焉。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。则洪仕于齐、梁间明矣。淹与洪其系皆出于济阳考城，而又俱仕于齐、梁间，淹尝为建安令，其后它迁，洪为建阳令，而死于建阳，则江为之系，实出于洪益明矣。而《野录》云宋世淹之后，又云先祖仕于建阳，因家焉，彼乃不敢别白言之，盖未尝见《吴均传》所载江洪之事，乃妄臆度而为之说也。

房乔

沈存中尝谓：“予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，各有《真赞》，名字与史所载不同。或以字为名，或书名而不书字者。”其论甚美。然谓“房真龄字乔年，旧史乃云房乔字真龄”。既而云：“《唐书》成于后人之手，所传容有讹谬。”甚非也。末云：“以旧史考之，魏郑公对太宗曰：‘目如悬铃者佳。’则真龄果名，非字也。”何其谬欤？盖所谓悬铃者，乃铃铎之铃，而真龄乃年龄之龄，唯其为年龄之龄，故字以乔年，此理甚明。而存中乃不之省，何也？然房梁公名字，大抵不同。《真赞》云房真龄字乔，皆未详也。又《韩愈集》中有《王弘中神道碑》云：“讳弘中，字某。”案《实录》、《新》《旧传

》皆名仲舒，字弘中，愈又作《燕喜亭记》，称为王弘中，然则弘中必字也，碑文误耳，政与房乔名字一同。

高阳

《太史公记》沛公引兵过陈留，酈生踵军门上谒曰：“高阳贱民酈食其。”时沛公方洗，谓使者曰：“言我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。”酈生瞋目按剑叱使者曰：“走，复入言沛公，吾高阳酒徒也，非儒人也。”沛公遽雪足杖矛曰：“延客入。”又《世说》载季伦每临习郁池，未尝不大醉，常曰：“醉我高阳池也。”襄阳小儿为之歌曰：“山公时一醉，迳造高阳池。”刘义庆云：“高阳池在襄阳。”案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食其本传，称食其陈留高阳人也。又云沛公略地陈留郊，使人召食其，食其至，入谒，则高阳在陈留明矣。又案《晋书》载简镇襄阳，时诸习有佳园池，简每出游之池上，置酒辄醉，名之曰高阳池。然则襄阳习池谓之高阳池者，盖取酈生高阳酒徒之义也。

卷十

和松

《晋·庾敳传》云：敳有重名，为缙绅所推，而颇聚敛积实，谈者讥之。都官从事温峤，尝劾奏敳，敳更器峤曰：“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磊砢多节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而《温峤传》曰：“峤为都官从事，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，而颇聚敛，峤举奏之，京都振肃。”盖是时温峤为都官从事，敳为散骑常侍，二人同在朝廷，是敳之所器者温峤，非和峤明矣。及观《和峤传》，又云从事中郎庾敳见而叹曰：“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礧礧多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而《世说》亦云，子嵩目和峤云云，何其谬欤？良由修史者杂出于诸儒，而非一人之笔，故其谬戾如此。今之学者，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，益谬矣。

颜介

《北史》载颜之推，齐文宣时为黄门侍郎，齐亡，入周。大象末，为御史上士。隋开皇中，太子召为文学，深见礼重，寻以疾终。而《唐书》又曰：“自高齐入周，终隋黄门郎”，与《北史》所载不同。《北史》云之推在齐有二子：长曰思鲁，次曰敏楚，盖示不忘本也。而《唐书》云：“师古父思鲁以儒学显，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。”又云：“师古叔游秦，武德初，累迁廉州刺史，撰《汉书决疑》，师古多资取其义。”又与《北史》不同。《南史》载颜协二子：之仪、之推，并早知名，则之仪为长，推为次，明矣。而《北史》载之推字介，弟之仪字升，则以之推为兄，之仪为弟，其不同又如此

，何耶？

贵学

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夫读书之人，自羲、农以来，宇宙之下，凡识几人，凡见几事”，“世人不问愚智，皆欲识人之多，见事之广，而不肯读书，是犹求饱而懒营馔，欲暖而惰裁衣也”。其说信然。余案《晋书》虞啸父仕孝武帝为侍中，尝侍饮宴，帝从容问曰：“卿在门下，初不闻有所献替，何耶？”啸父家近海，谓帝有所求，对曰：“天时尚温，鲙鱼虾鲈未可致，寻当有所尚献。”帝大笑。唐苏良嗣，高宗时为荆州刺史。有河东寺，本萧察为兄河东王所建。良嗣曰：“江、汉间何与河东乎？”奏易之，而当世恨其少学云。又王元宝富而无学识，尝会宾客，明日亲友谓之曰：“昨日必多佳论。”元宝曰：“但费锦缠头耳。”良可嗤笑。

刊诏

《晋书·刘邈传》云：时孝武帝觴乐之后，多赐侍臣文辞，诏义有不雅者，邈辄焚毁之，其它侍臣被诏或宣扬之，故诵者以此多邈。又《徐邈传》云：“帝宴集酣乐之后，好为手诏诗章，以赐侍臣，或文辞率尔，所言秽杂，邈辄应时收敛，还省刊削，皆使可观，经帝重览，然后出之。是时侍臣被诏者，或宣扬之，故时议以此多邈。”

梦笔

《梁·江淹传》云：“淹尝宿于冶亭，梦一丈夫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‘吾有笔在卿处多年，可以见还。’淹便探怀中，得五色笔一，以授之。尔后为诗，绝无美句，时人谓之才尽。”又纪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缕管授之云：“我以此笔犹可用，择其善者。”其文因此遁进。又唐李峤为儿时，梦人遗双笔，自是有文辞，十五通《五经》，薛元超称之。自梁至唐梦笔者凡三人。今世为文辞者，多以江氏为梦笔之裔，然淹梦人取笔，殆非佳语，不知纪氏、李氏亦自可称梦笔之裔，尤为佳也。然《蒙求》注引《典略》云：“江淹少梦人授以五色笔，因而有文章。”此一事，又不载于本传，何耶？

甘罗

《史记》：“甘罗者，甘茂孙也。茂既死，甘罗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。”后因说赵有功，始皇封为上卿，未尝为秦相也。世之人见其事秦相吕不韦，因相传以为甘罗十二为秦相，大误也。唐《资暇集》又谓相秦者是罗祖名茂。以《史记》考之，又不然。茂得罪于秦王，亡秦入齐，又使于楚，楚王欲置相于秦，范蠡以为不可，故秦卒相向寿，而茂竟不得复入秦，卒于魏。以此观之，则茂亦未尝相秦也。杜牧之《偶题》云：“甘罗昔作秦丞相”，其亦不考其实而误为之说也。

金根

《刘公嘉话》云：“昌黎生，名父之子，虽教有义方，而性颇暗庸。劣尝为集贤校理，史传中有说金根处，皆臆断之曰：‘岂其误欤？必金银车也。’悉改根字为银字，至除拾遗，果为谏院不受。”又《大唐新语》云：张由古素无学术，历官台省。尝于众中叹班固文章不入《文选》，或谓之曰：“《两都赋》、《燕山铭》、《典引》等，并作《文选》中，何云无？”由古曰：“此并班孟坚文章，何关班固事？”闻者莫不绝倒。

杖杜杖音第

《旧唐书》载明皇时宰相李林甫，自无学术，仅能秉笔，有才名于时者，尤忌之。林甫典选部时，选人严迥判语“杖杜”二字，林甫不识，谓吏部侍郎韦陟曰：“此谓杖杜何也？”陟俛首不敢言。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诞子，林甫手书庆之曰：“闻有弄麀之庆。”客视之掩口。故东坡云：“甚欲去为汤饼客，唯愁错写弄麀书。”盖用此也。惜乎《新》史不载其事。

补辑

一、五夜

《汉官仪》：黄门持五夜之法，谓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也。故宋子京《夜绪》诗云：“宵开甲乙迟。”按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或问一夜五更，更何所训？答曰：汉、魏以来，谓为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。又谓之五鼓，亦谓之五更，皆以五为节。《西都赋》亦云：‘重以虎威章沟，严更之署’，所以尔者，假令正月建寅，斗柄夕则指寅，晓则指午矣；自寅至午，凡历五辰。冬夏之月，虽复长短参差，然辰间辽阔，盈不至六，缩不至四，进退常在五者之间也。”又《嘉话》云：韦绚问于刘公曰：“五夜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更相送之，今唯言乙夜、子夜，何也？”予尝笑[常叹]其言之失。按《汉·天文志》：“六月戊戌甲夜，客星居左右角间。”“正月戊午乙夜，月蚀荧惑。”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建武八年三月庚子，月星不见，丙夜乃解。”又蔡质《汉仪》曰：“卫士甲乙彻相传，甲夜毕，传乙夜，相传尽五更。”《晋·天文志》：“怀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蚀既，丁月[夜]又蚀既。”《夏统传》云：“甲夜之初撞钟击鼓。”又，《宋·诸王传》云：“前一日甲夜，太史奏东方有急兵。”《梁·本纪》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，南郊所忽闻异香。又云：“帝然烛测鬼[光]常至戊[五]夜。”岂止言乙夜而已哉！韦绚独不见汉、晋诸史，何耶？其曰子夜，益谬也。盖晋时有子夜者，善歌，故李义山云：“婴[莺]能歌《子夜》。”又云：“心酸《子夜歌》。”沈文季歌《子夜》半[来]。又太白有《子夜歌行》。韦绚乃以子夜为五夜之数，又何耶？或有谓之午夜

者，谓半夜时如日之午也。故李长吉《七夕诗》云：“罗帏午夜愁。”杜少陵所谓“五夜漏声催晓箭”者，正谓午[五]夜耳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。[]内为他本或他书异文，不注，下同）

二、十围

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“前史称腰带十围者甚众。近者《北史》又云：‘庾信身長八尺，腰带十围。’围者环绕之义，古制以围三径一，即一围者三尺也。岂长八尺之人，而系三十尺之腰带乎！甚非其理。此围盖取两手大指头指相合为一围，即今俗谓之搦是也。大凡中形之人，腰不过六尺七尺，今一小围是一尺，则身八尺腰带一丈，得其宜矣。”又，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《武侯庙柏诗》：‘霜姿[皮]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’四十围乃是径七尺，无乃太细长乎？”予谓存中[予谓存中性机警]善九章算术，独于此为误，何也？四十围若以古制论之，当有百二十尺[古制以围三径一，四十围即百二十尺]，围有百二十尺，即径四十尺矣，安得云七尺也。若以人两手大指头指相合为一围，则一围是一小尺，即径一丈三尺三寸，又安得云七尺也。武侯庙柏，当以古制为定，则径四十尺，其长二千尺又宜矣，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？老杜号为诗史，何肯妄为云云也。存中又云：“防风氏身广九亩，长三丈。”又云：“姬室亩广六尺，九亩乃五丈四尺，如此防风之身，乃一饼啖耳。”此又误也。案《禹戮防风氏赋》云：“广可一亩，长乃三丈。”盖古者亩广六尺，长六百尺。防风氏身广一亩六尺，长三十尺，乃是得理。而云九亩，不知得之于何书？然当以赋为正，而存中之说误也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三、称敕

《南史·文学传·周兴嗣传》云：“武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，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，及成俱奏，帝以[用]光嗣所制。自题[是]及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檄魏文》、《王羲之千字[次韵王羲之书千字]》，并使兴嗣为文。每奏，帝称善，赐金帛。”又按《刘公嘉话》云：“《千字文》，梁周兴嗣编次，而有王右军书者。人皆不晓此乃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一片纸，杂碎无叙。武帝召兴嗣谓曰：‘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’兴嗣一夕编次进上，须鬓皆白，而赏甚厚。”又，杨文公《谈苑》云：“《千字文》去‘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’，敕字乃梁字传写误尔。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，至唐显度中始云：‘不经凤阁鸾台，不得称敕。’敕之名，始定于此。”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四、罍罍

《汉书·文帝纪》云：“未央宫东阙罍罍灾。”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罍罍，屏也。罍者，复也；罍者，思也。臣朝君至屏外，复思所奏之事于其下。

”颜师古注云：“罍罍，谓连[连阙]曲阁也，以覆重刻垣牖之处，其形罍罍然。一曰屏也。”又，《礼记》云：“疏屏，天子之庙饰也。”郑注云：“屏谓之树，今浮思也。刻之为云气虫兽，如今阙上为之矣。”又，刘熙《释名》曰：“罍罍在门外，罍，复也，臣将入请事，于此复重思也。”予按唐苏鹗《演义》称罍罍织丝为之，轻疏浮虚，象网罗交叉之状，盖宫殿檐户之间也。又引《文宗实录》云：“太和中，甘露之祸，群臣奉上出殿北门，裂断罍罍而去。”又杜甫天宝末诗云：“罍罍朝共络，榱桷夜同倾。”又引温庭筠《补陈武帝与王僧辩书》云“罍罍昼卷，闾阖晨开”为证，皆非曲阁屏障之意，反以崔豹、颜师古之徒爵大误。又按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称上[士]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罍罍，其浅误也如此。乃引张揖《广雅》曰：“复思谓之屏。”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，遣使坏诸陵[渭陵、延陵]园门罍罍，曰：“使民无复思汉也。”又引鱼豢《魏略》曰“黄初三年，筑诸斗阙外罍罍”为证，反以丝网之说为大谬。予谓二说皆通。以罍罍为网，则结绳为之，施于宫殿檐楹之间，如苏鹗之说是也。以罍罍为屏，则刻木为之，施于城隅门阙之上，如成式之言是也。然二说之中择焉，惟段氏之说为长。按《五行志》注云：“罍罍，阙之屏也。”《玉篇》云：“罍罍屏树门外也。”又云：“罍，兔罍也。”但屏上雕刻为其形如网罍之状，故谓之罍罍，音浮思，则取其复思之义耳。汉西京罍罍，合板为之，亦筑土为之。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，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。故宋子京诗云：“秋色净罍罍。”又云：“嵩岳倚罍罍。”皆其义也。《天子外屏赋》云：“至者伏思。”注皆以谓人臣至屏，俯伏思念其事，则罍罍小楼也。复思乃用伏字，又以罍罍为小楼，盖不晓诸家之论，而误为之说也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五、目

《隋·方会传》：张景藏技与天纲埒。郎中裴圭妻赵见之，景藏曰：“夫人目脩缓，法曰：‘豕视淫。’又曰：‘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’夫人且得罪。”俄坐奸没入掖庭。案字书脩训长，若曰脩缓，于相法为佳，非有淫佚之义。自当作，字从攸从目，《玉篇》汤劳切，眈也。眈，达结切，目不正也。字当从为是。盖传写之误也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六、果下马

《汉书·霍光传》云：“召皇太后御小马车。”张晏云：“汉厩有果下马，高三尺，以驾辇。”师古曰：“小马可于果树下乘之，故号果下马。”又《魏书·东夷传》云：“出果下马。”裴松之注云：“案果下马高三尺，见《博物志》云，又见《魏都赋》。”予案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，给一果下马，董东夷濊国所出也。”又《北史·尉景传》：先是景有果下马

，文襄求之，不与，曰：“士相扶为墙，人相扶为王，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。”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。故舒王《散愁》诗云：“呼童羁我果下驹。”又任昉《述异记》云：日南郡出果下牛，高三尺。汉乐浪郡出果下马，并高三尺。又，《开元遗事》云：长安侠少每至春时，结朋连党，各置矮马，饰以锦鞞、缨络，并辔于巷树下往来。亦果下之类也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七、宅家

宋子京《春词》云：“新年十日逢春日，紫禁千觞献寿觞。寰海欢心共萌达，宅家庆柞与天长。”案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“公[公卿]郡县主，宫禁呼为宅家子，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，四海为家，不敢斥呼，故名宅家，亦犹陛下之义。至公主以下，则加子字，亦犹帝子也。又谓阿宅家子，阿助词也。急语乃以阿宅家子为茶子，既而亦云阿茶子，或削其子，遂曰‘阿茶’。一说汉、魏以来，宫中尊美之，呼曰‘大家子’，今急讹以大为宅焉。”故昔人属对云：“都尉指挥都尉马，大家齐唤大家茶。”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八、掺挝

《后汉·祢衡传》云：“衡方为《渔阳掺挝》，蹀躞而前。”注云：“《文士传》曰：‘衡击鼓作《渔阳掺挝》，自蹋地来前，蹀躞足脚[蹀鼓足跣]，容态不常，鼓声甚悲，易衣毕，复击鼓参捶而去。至今有《渔阳参挝》，自衡始也。’臣贤按，捶及挝并击鼓杖也，参挝是击鼓之法。而王僧孺诗云：‘散度《广陵》音，参写《渔阳》曲。’而于其诗自音云：‘参，七绀反。’后诸文人多同用之。据此诗意，以参为曲奏之名，则挝字入于下句，全不成文。下云复参挝而去，足[是]知参挝二字当相连而读。参字音为去声，不知何凭也。”按杨文公《谈苑》载：“徐锴仕江左，至中书舍人，尤嗜学博[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无此九字]，领集贤学士校秘书。时吴淑为校理，古乐府中有掺字者，淑多改为操，盖章草之变。锴曰：‘非可以一例，若《渔阳掺》者，音七鉴反，三挝鼓也。祢衡作《渔阳参挝》，《古歌词》云：边城晏开[闻]渔阳掺，黄尘萧萧白日暗。’淑叹服之。”今[余]谓捶、挝一也，故或用捶字，然掺字当如徐说，音七鉴反，三挝鼓也。以其三挝，故因为[谓]之掺，故唐李义山《听鼓》诗云：“欲问渔阳掺，时无祢正平。”又口占诗云：“必投潘岳果，谁参祢衡挝。”亦以去声读之也。沈存中《笔谈》论《广陵散》云云[散是曲名，如操弄掺谈序引之类，乃引潘岳《笙赋》云]“流《广陵》之名散”。又应璩书云：“听《广陵》之清散。”则知散为曲名[明]矣。所谓《渔阳掺》者，正如《广陵》之散是也，此僧孺所以有云。又宋景文公《喜雨》诗云：“波

生客浦扬舲远，润逼《渔挝》作惨[《渔阳》挝掺]迟。”又宋[《送]李冀州诗]云：“征鞶曲曲渔阳惨，后乘人人邺下才。”皆以去声呼之，但惨字从人为异耳。（《说郛》商务本卷九《缙素杂记》）

九、陶谷

周世宗时，陶尚书谷奉使江南，韩熙载遣家妓以奉盥匳，及旦，有书谢。略云：“巫山之丽质初临，霞侵鸟道；洛浦之妖姿自至，月满鸿沟。”举朝不能领会其辞，熙载因召家妓讯之，云：“是夕忽当浣濯焉。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从话后集》卷四十）

十、吴质

“吴质不眠倚桂树。”李贺谓之吴质，段成式谓之吴刚，未详其义。窃意《箜篌引》所谓吴质，非吴刚也，恐别是一事。魏有吴季重亦名质。（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）

十一、王允之

《世说》：王右军年十岁时，大将军王敦甚爱之，常置帐中眠。大将军尝先出，右军未起，须臾，钱凤至，屏人言逆节之谋，都忘右军在帐中。右军觉，既闻所论，知无活理，乃阳吐污头面被褥，诈熟眠。敦论事半，方忆右军未起，相与惊曰：“不得不除之。”乃开帐，见吐唾纵横，信其熟眠，于是得全。时称其有智。又《晋书》：王允之总角时，从伯敦常以自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共寝。尝夜饮，允之醉先卧，敦与钱凤谋为逆，允之已醒，悉闻其言，虑敦疑己，于卧处大吐，衣面并污。凤出，敦果照视，见允之卧吐中，以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二说大同小异，未知孰是，必有能辨之者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六千八百三十引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）

十二、推敲

《唐书》载：“贾岛字浪仙，初为浮屠，名无本。来东都时，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。岛为诗自伤，韩愈怜之，因教其为文，遂去浮屠，举进士。当其苦吟，虽逢值公卿贵人，皆不之觉也。一日，见京兆尹，跨驴不避，呼诘之，久乃得释。累举不中第。文宗时，坐飞谤贬长江簿。”余案《刘公嘉话》云：“岛初赴举京师，一日，于驴上得句云：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’始欲着推字，又欲着敲字，练之未定，遂于驴上吟哦，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。时韩愈吏部权京兆，岛不觉冲至第三节，左右拥至尹前，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。韩立马良久，谓岛曰：‘作敲字佳矣。’遂与并辔而归，留连论诗，与为布衣之交。自此名著。后以不第，乃为僧，居法乾寺，号无本。一日，宣宗微行至寺，闻钟楼吟咏声，遂登楼，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。岛不识帝，遂攘臂睨帝曰：‘郎君何会此邪！’遂夺取诗卷。帝惭恧下楼而去，遂除岛为遂州长江簿。”

”唐史与《嘉话》所载不同如此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十九）

十三、铜人

《魏略》曰：“明帝景初元年，徙长安钟虡、骆驼、铜人、承露盘，盘折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，大发卒铸作铜人二，号曰翁仲，列坐司徒门外。”又《汉晋春秋》曰：“帝徙盘，盘折，声闻数十里，金狄或泣，因留霸城。”又唐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序云：“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，诏宫官牵车，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，欲立置前殿。宫官既拆盘，仙人临载，乃潸然泪下。”歌曰：“茂陵刘郎秋风客，夜闻马嘶晓无迹。画栏桂树悬秋香，三十六宫土花碧。魏官牵车指千里，东关酸风射眸子。空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。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携盘独出月荒凉，渭城已远波声小。”案《明帝纪》，青龙五年三月，改为景初元年，是岁徙长安铜人，重不可致。而李贺以谓青龙九年八月，盖明帝以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，至三年而崩，则无青龙九年明矣，疑李误也。酈元《水经注》云：“魏文帝黄初元年，徙咸阳始皇所铸金人十二，重不可致，因留霸城南。”即与明帝所徙铜人事略同，竟未详其旨。《史记》秦始皇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长五丈，足履六尺，皆夷狄服，凡十二人，见于临洮。是岁，始皇初并六国，反喜以为瑞，销天下兵器，作金人十二以象之。后十四年而秦亡。又后汉蓟子训有神异之道，时有百岁翁，自说为儿童时，已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，颜色不异于今。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，与一老翁共摩挲铜人，相谓曰：“适见铸此，而已近五百岁矣。”注云：“秦始皇二十六年，收天下兵器聚咸阳，铸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宫庭中，至此四百二十余年。”故东坡《赠梁道人诗》云：“采药壶公处处过，笑看金狄手摩挲”，又张天觉《赠人诗》云：“鹤骨飘飘紫府仙，摩挲金狄不知年。”皆用此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）

十四、若木

李贺《苦昼短》诗云：“天东有若木，下置衔烛龙。”按《淮南子》曰：“若木在建木西。烛龙在雁门北，蔽于委羽之山，不见日。龙衔烛以照太阴。”又《离骚》：“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遥以相羊。”注云：“若木在西极。”谢希逸《月赋》云：“擅扶桑于东沼，嗣若英于西冥。”《五臣注》云：“扶桑，日出处；若木，日没处。”由是知若木在西，烛龙在北，而李云如此，真误矣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）

十五、紫薇花

唐故事，中书省植紫薇花，历世循用之，不以为非。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，用唐故事也。乐天诗云：“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案《天文志》，紫薇，大帝之坐也，天子之常居也，主命主度也。何关紫薇

花事？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一）

十六、锦瑟

义山《锦瑟诗》云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山谷道人读此诗，殊不晓其意；后以问东坡，东坡云：“此出《古今乐志》，云：锦瑟之为器也，其弦五十，其柱如之，其声也，适、怨、清、和。”案李诗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，适也；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怨也；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，清也；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和也。一篇之中，曲尽其意，史称其瑰迈奇古，信然。刘贡父《诗话》以谓“锦瑟”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，义山因以寓意，非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二）

十七、俗语入诗

《西清诗话》言王君玉谓人曰：“诗家不妨间用俗语，尤见工夫。雪止未消者，俗谓之待伴，尝有雪诗：待伴不禁鸳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钩斜。待伴、羞明，皆俗语，而采拾入句，了无痕颣，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。”余谓非特此为然，东坡亦有之，“避谤诗寻医，畏病酒入务”，又云：“风来震泽帆初饱，雨入松江水渐肥。”寻医、入务、风饱、水肥，皆俗语也。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，北人以昼寝为黑甜，故东坡云：“三杯软饱后，一枕黑甜余。”此亦用俗语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六）

十八、进退格

郑谷与僧齐己、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：“凡诗用韵有数格：一曰葫芦，一曰辘轳，一曰进退。葫芦韵者，先二后四；辘轳韵者，双出双入；进退韵者，一进一退。失此则缪矣。”余按《倦游杂录》载唐介为台官，廷疏宰相之失，仁庙怒，谪英州别驾。朝中士大夫以诗送行者颇众，独李师中待制一篇，为人传诵，诗曰：“孤忠自许众不与，独立敢言人所难。去国一身轻似叶，高名千古重于山。并游英俊颜何厚，未死奸谀骨已寒。天为吾君扶社稷，肯教夫子不生还。”此正所谓进退韵格也。按《韵略》：难字第二十五，山字第二十七；寒字又在二十五，而还字又在二十七。一进一退，诚合体格，岂率尔而为之哉。近阅《冷斋夜话》载当时唐、李对答语言，乃以此诗为落韵诗。盖渠伊不见郑谷所定诗格有进退之说，而妄为云云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三十一）

十九、古诗不拘韵

世俗相传，古诗不必拘于用韵。余谓不然，如杜少陵《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》“及”字韵诗，皆用缉字一韵，未尝用外韵也。及观东坡《与陈季常》“汁”字韵，一篇诗而用六韵，殊与老杜异。其它侧韵诗多如此。以其名重当

世，无敢訾议。至荆公则无是弊矣，其《得子固书因寄以及字韵诗》，其一篇中押数韵，亦止用缉字一韵，他皆类此，正与老杜合。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三十八）

二十、东坡误用事

《刘公嘉话》云：“晋谢灵运须美，临刑，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像须，寺人宝惜，初不亏损。中宗朝，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，欲广其物色，令驰驿取之，又恐为他所得，因剪弃其余，今遂无。”其集所载，止此而已。及观东坡《次韵景文听琵琶诗》云：“犹胜江左狂灵运，共斗东昏百草须。”乃以安乐公主为东昏侯。按东昏侯是齐明帝第三子，虽昏虐暴乱，实未尝取灵运须以斗百草，岂非误与？又陈后主时，张贵妃名丽华，尤见宠幸。隋遣韩擒虎平陈，后主与丽华俱见收。而东坡撰《虢国夫人夜游图》诗云：“当时亦笑潘丽华，不知门外韩擒虎”，又误也。盖齐东昏侯有潘淑妃，未尝名丽华，亦与韩擒虎事无干。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，“贾大夫娶妻美，御以如皋，射雉获之。”杜预注：“为妻御之。皋，泽；如训之。”则非地名明矣。而东坡《和人会猎诗》云：“不向如皋闲射雉，归来何以得卿卿。”真误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四十）

二十一、求乞

韩熙载本高密人。后主即位，颇疑北人，鸩死者多，而熙载且惧，愈肆情坦率，不遵礼法，破其财货，售集妓乐，迨数百人，日与荒乐。蔑家人之法，所受月俸，至即散为妓女所有，而熙载不能制之，以为喜。而日不能给，遂弊衣屨，作瞽者，持独弦琴，俾舒雅执板挽之，随房歌鼓求丐，以足日膳。旦暮亦不禁其出入，或窃与诸生糅杂而淫，熙载见之，趋过而笑曰“不敢阻兴”而已。及夜奔客寝者，其客诗云：“苦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头伴着衣裳。”时人议谓北齐徐之才豁达无以过之。故东坡诗云：“欲教乞食歌姬院，故与云山旧衲衣。”盖用熙载求丐事也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四十）

二十二、无蟹

东坡于金门寺中，见李留台与二钱唱和，戏用其韵跋之，有云：“欲问君王乞符竹，但忧无蟹有监州。”注云：“皆世所传钱氏故事。”事见《归田录》，云：“国朝自下湖南，始置通判，既非副贰，又非属官，故常与知州争权，每云我是监郡，朝廷使我来监汝，举动为其所制。太祖闻而患之，下诏书戒励，自此稍绌。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。往时有钱昆少卿者，家世余杭人也。杭人嗜蟹。昆尝求补外，人问其欲何州，昆曰：“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可矣。”至今士人以为口实。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四十二）

二十三、麦秋

宋子京有《帝幸南园观刈麦》诗云：“农扈方迎夏，官田首告秋。”注云：“臣谨按，物成熟者谓之秋，取擎敛之义。故谓四月为麦秋。”余按，《北史·苏绰传》云：“布种既讫，嘉苗须理。麦秋在野，蚕停于室。”则麦秋之说，其来旧矣。（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一）

二十四、闽人始登第

《唐书·欧阳詹传》云：“闽越地肥衍，有山泉禽鱼。虽能通文书吏事，不肯仕宦。及常袞罢宰相为观察使，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词者，与为宾主礼，故其俗稍相劝出仕。初詹与罗山甫同隐潘湖，往见袞，袞奇之，辞归，泛舟饮饯。举进士，与韩愈、李观、李绛、崔群、王涯、冯宿、庾承宣联第，皆天下选，时称龙虎榜。闽人第进士，自詹始。”朝英按，黄璞撰《闽川名士传》云：“江夏子田阅林蕴《泉山铭叙》，则谓闽川贞元以前，未有文进者也。因廉使李邕公锜兴起庠序，请独孤尚书为记，中有辞云：‘缦胡之纓，化为青襟。’其兄藻与其友欧阳詹，睹此耿耿，不怡十年。遂相与为誓，志求名，继登上第。”是言进士及第，始于林藻也。《泉山铭叙》又云尔，何邪？（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四）

二十五、二声合一字

古语有二声合一字者，如不可为叵，何不为盍，而犬为奕，酷宠为孔，从西域二合之音，盖切字之原也。学者不晓龙钟潦倒之义，正如二合之音是也，龙钟切为癯字，潦倒切为老字，谓人之老羸癯疾者，即以龙钟潦倒目之，其义取此。（孙奕《履斋示儿编》卷二十二）

二十六、楛机石

张茂先《博物志》曰：“旧说天河与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上者，每年八月，见浮槎来，不失期。置一年粮，乘之而去。十余日中，犹观星月日辰，自后茫茫，亦不觉昼夜。奄至一处，有城郭屋舍甚严，遥望宫中有妇人织，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。惊问曰：‘何由至此？’其人说与来意，并问此是何处。答曰：‘君至蜀郡访严君平，则知之。’因还。后以问君平，君平曰：‘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牵牛宿。’计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。”所载止此而已。而《荆楚岁时记》直曰：“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，乘槎经月而去，至一处，见城郭如官府，室内有一女织，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，骞问云：‘此是何处？’答曰：‘可问严君平。’织女取楛机石与骞而还。后至蜀问君平，君平曰：‘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。’所得楛机石，为东方朔所识，并其证焉。”案骞本传及《大宛传》，骞以郎应募使月氏，为匈奴所留，十余岁得还，骞身所至者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，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，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，并无乘槎至天河之说。而宗懔乃傅会以为武帝、张骞之事，又

益以橧机石之说，何邪？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十一）

二十七、谷阳

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鄢陵之战，阳谷进酒于子反。”而《说苑》乃以为谷阳。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又以为谷阳竖。然当从《淮南子》为正。（袁文《瓮牖闲评》卷一）

二十八、芦菔

芦菔，江东人谓之菘菜。（袁文《瓮牖闲评》卷六）

二十九、金叵罗

案：王懋《野客丛书》卷十四：“足知金叵罗为酒器，然观祖珽盗金叵罗置髻上，髻上岂可以置酒器乎！黄朝英亦有是疑。”王氏仅以一语简及，未详引朝英之疑说，惜乎！

三十、麻胡

案：王懋《野客丛书》卷二十一证今人呼“麻胡来”以怖小儿，计有四说：“四事不同，未知孰是？《缙素杂记》止得二事。”可见《缙素杂记》论及此事，然未知具体内容。